# 忠烈錄 單

詩
書
遺事
行狀
傳
墓誌銘

祭文
輓詞
事畧旌記
記
跋
上樑文

疏
請諡事畧

f2294
8231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HEW

# 忠烈錄序

士臨大難而辨大節其死也雖若無補於亂亡是可以樹風聲而扶世教蓋亦一節之士也若故郡守鄭公以一死之力賴一道之全興復之業所由基焉之功之烈不讓於中興諸將相是奚但殉亂一節而已哉公諱湛世居嶺南之寧海其先多顯人少治功令業頗有聲一舉鄉試不中憤然曰大丈夫安能局束文字間遂業弓馬平陽君金舜臯有鑑識一見奇之曰異日必爲名將須自愛由是益奮勵傳通武藝時有北虞李淸江濟臣申元帥砬鄭相公彥信相繼辟爲褊帥戰輒有功備局選大將才公居其首壬辰亂



東333538

朝廷擢授金堤守公以熊峙爲南路衝樹栅爲死守計賊大至五戰五卻之射殺賊將之乘白馬者屍積如山賊大沮會矢盡力屈而死然賊之精鋭盡殲於此氣索不復振悉聚戰死者瘞爲數大塚立木書之曰吊朝鮮國忠肝義膽遂撤屯而去自是湖南一路獨全後之尚論者比之巡遠保障之績其不偉歟

宣廟嘗論諸將之功曰權慄幸州之捷當爲首功權公卽語白沙李公曰熊峙之戰爲最幸州次之蓋以熊峙之戰在首事之初以不能滿千之弱卒當十倍方鋭之悍賊卒保湖南爲 國家根本此其所以難也云此實不易之定論也謹按 國朝寶鑑全羅節

制使權慄遣兵敗倭於熊峴金堤郡守鄭湛死之載力戰立殣事甚詳由是言之鄭公熊峙事當爲壬辰首事之元功而當時搶攘之際聲聞不達于　朝比如無人暗夜自相攻殺故功不能顯者誠如白沙之論而當時勘勳之錄公獨不與焉惜乎第惟前後諸名碩据實表章之語是已百世之惇史而况寶鑑一部銘在琬琰垂示千古則不翅若著旂常而銘彝鼎在公夫何憾焉公自聞　大駕播越常涕泣自奮誓以必死刻姓名於衣裳鎧甲之屬所以志其死也此非一朝辦命於翻然勃然者之比而況熊峙以湖南咽喉尤係必守之地於是乎死得其所屹然有捍禦

之功其爲深遠處於死生之際者尤卓卓乎烈矣嗚呼龍蛇八年之間忠義之士固何限而凡有蹈刃之烈搴旗之功者或採草野之傳聞或徵先輩之記錄發潛闡幽殆無餘憾而至於鄭公熊峙之役以若節烈有若勳庸當日趙斯立浮海之籲已是耳目之所覩況謨訓文字大書特書昭如日星則奚待乎後人之發潛闡幽而及其崇奬之典只是最初亞卿秩飭終而止反不及委巷一節闕而不章者豈非忠志之所咨嗟慨惜者乎姑書卷首以俟夫百世之公議云

崇祿大夫前行兵曹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

韓致應謹書

新刊忠烈錄序

嗚呼遙昔壬辰島夷之變尚忍言哉蠢玆小醜敢讐

大邦空國入寇于時 國朝昇平百年猝當封豕荐

食旬月之間三都失守 車駕播遷而在朝在野之

臣沫血飲泣圖所以興復時則有若鄭公湛起自海

隅素有干城之材以偏裨盪尼胡之難而功名著於

北門以末僚攝朝天之使而聲聞播於中夏及至是

年拜金堤郡郡即湖南咽喉全州保障公乃單騎馳

赴多方設備於衣裾盔甲皆書姓名曰吾將死敵尋

吾冤者以此爲識乃與將士樹柵而守以强弩射敵

賊將殪矣及矢盡而我師不競則公猶張拳冒刃殺

賊甚衆而卒以身殉嗚呼烈哉賊雖獲勝而其精銳
盡殲矣卷甲遁去不敢復窺湖南一路卒爲國家興
復之基者伊誰之力夫李忠武之閑山三壯士之晉
州權元帥之幸州其功偉矣而若其抗孤城拒强寇
絶無蚍蜉蟻子之援而以一死全一道者唐之巡遠
宋之趙立魏勝豈不尤難乎哉當時以趙斯立請貤
亞卿之 贈及至 肅廟申以棹楔之典政府請褒
之啓勳府回啓之目諸先輩發揮揄揚立言垂後者
足以炳朗千古而獨於盟府勘勳之錄諸忠易名之
典不與焉玆豈非百世公議之所深慨者乎其後本
孫凡四度上言而皆以該曹防啓及今収輯公殉節

後諸文字彙為忠烈錄一冊將鋟傳後其裔孫文達
十舍重繭屬不佞為之序不佞顧無山斗之文晦翁
之筆又玆老至而耄及矣何能闡明於數百載之上
然平生風雨每念名節口誦殉義碑兵敗猶令賊勢
摧之句未嘗不三致意焉嗚呼當今　聖上御極傳
古詳今無微不顯惟公𢽴懍立懂擎天柱地之孤忠
偉烈必有復印之日矣玆爲序以竢云
歲丙午孟夏晉山姜必孝謹書

忠烈錄序

忠烈錄卷之一

目錄

忠烈錄目錄

# 忠烈錄卷之一

## 詩 題稧帖圖

卄五干城將桓桓一代雄穿楊輸妙技衛國抱貞忠
勝集清江曲風流活畫中知心蘭臭在要與歲寒同

## 書

### 寄緒兒書 金堤陣中家書

方今賊勢搶攘 乘輿播越家室未遑暇問然猶不能無一言也父龍仁歸後所幸者將卒無一名物故而身亦無恙耳汝亦勿以爲憂善將汝母省護墳墓母使有無家之歎大宅及左右諸親各自保重無以我謂生存者可也箕城音信近聞否爲死後不昧處

也永慶以下淪沒賊藪云盈寧幾何不充斥耶山藪深處暫避爲好而廟主不可捨置耳此處昨聞賊無數已近錦山云方今設柵而熊峙梨峴間當審最緊處爲之耳這間機務非汝輩所知也 國運不幸臣死於賊固其職耳吾衣帶盔甲書刻姓名所以識也以我死君父之心尋汝父屍機務悤悤畧此書送未知此奴能穿賊藪到達否其他各宅忙未各幅以此紙均達焉

遺事　參奉李徽逸

有明朝鮮 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行通訓大夫金堤郡守全州鎭管兵馬同僉節制

使鄭公諱湛字彦潔弱冠抱奇偉棄舉子業初從北
兵使申砬值尼胡之亂爲突擊將摧陷先登有名於
北門申砬鄭彦信交口推譽時 上命選名武首薦
公 啓以不次擢用壬辰夏倭賊衝湖南者由錦山
內路將直擣全州特除公淸州牧使以淸內地改授
金堤刻日下送公聞 命卽行單騎赴任發發吏民
激厲義氣把截熊峴身先當賊矢無虛發賊不敢近
有白馬賊將橫突直前公一箭殪之賊大挫將退有
陣中別將二人先呼矢盡恇怯而走賊遂乘之衝公
柵甚急公激瘡殘盈奮厲矢盡弓折猶持短兵獨鬪
遂力屈而死賊亦銳挫撤鋒終不能西者公之力也

郡人哀公死節尋公屍於亂屍中得衣帶間所書名
姓以辨其真　朝廷追　贈兵曹參判公野城人世
家平海移居于寧海府死節於壬辰七月初八日
公幼時聰敏穎發八歲受周史至赧王入秦頓首
受罪問曰赧王無臣乎何使受罪也聞者異之
十二三歲時讀畢經史善屬文語多驚人人以成
童目之
年十八赴鄉解初入嵬選以違韻見拔奮然遂學
射癸未尼胡之亂申砬爲北兵使引公幕下時尼
湯介栗甫里等連陷北鎮諸郡圍鍾城幾陷砬以
公爲突擊將胡酋一人揮刃而前公一箭殪之取

首以獻砬砬喜謂左右曰吾有此人賊不足破也遂勇氣百倍乘銳擊斬無筭直擣其部落焚穹廬而還巡邊使鄭彦信見公護衛主將之誠亟稱於人曰某也爲將兵所交接處輒以身先之眞烈丈夫也及拜會寧判官爲梁姓人所嫉不以介意賴大臣伸捄亦不以爲謝鄭相又言於人曰鄭某有夷險一致之操殆不可及也

嘗與同僚二十五人聯會傳繪其像公題其上曰廿五千城將桓桓一代雄穿楊輸鈠枝衛國抱貞忠勝集淸江曲風流活畫中知心闌臭在要與歲寒同聞者咸稱其氣節書帖藏于家

嘗隨朝 天使臣至會同館兵部主事謂譯官曰聞貴國人善射可得見乎譯官以主事之言告使臣使臣乃令公往主事命設小牌百步外令公射射五發連五中主事大加稱賞曰果如所聞然如此輩人雖貴國計亦不多得因厚酬金帛公辭而不受

甲申拜會寧判官時北邑新經胡亂瘡痍未平公竭誠調保流民還集邑俗不識文字公爲之置師教學諭以孝悌忠信北俗化之農民不識種稻之利公相土之宜教民作水田躬親課督連歲大熟減民戶稅清簡寬平及去官民遮道不忍別公從

夾門潛歸

庚寅春日本有違言 朝議擬公劇地拜淸州牧使壬辰夏倭亂充斥以淸內地而金堤卽湖南咽喉也移拜金堤郡守公卽馳赴郡聞 大駕西狩涕泣却食吏民皆感激揮泣願爲之一死與黃璡同心結棚守熊峴聞賊數萬進屯錦山月巖寺僧爲前導山谷間路一一指敎公謂璡曰先剪此僧可擒此賊遂突進邀路斬首而歸士氣益振臨戰爲家書寄子曰 國運不幸臣子死賊固其職耳吾衣帶匳甲書刻姓名所以識也汝以吾死君父之心尋汝父屍遂力戰死之 手札藏于家

金堤郡人尋公屍以衣帶所書姓名認其眞擔而
權厝闔郡人士爲文以祭哭甚哀各出米布朝夕
祭奠無異親戚立祠而祀之

行狀

本貫野城縣鄭村

曾祖伸參奉妣英陽南氏

祖士僑成均進士妣英陽金氏

父昌國隱德不仕妣全義李氏

公諱湛字彦潔野城人世爲三韓著姓其上十世祖
松爲高麗侍中自是代有顯人五世至從仕郎得和
始居江原道平海郡生諱自咸爲成均館司成是於

公爲高祖公早失怙恃育於伯姊氏聰敏英銳博學經史有文名尤工於詩律稍長倜儻負奇氣時年十八赴鄉解主試摘疵拔去公憤然而歸謂同學曰大丈夫當以弓馬發名成業安能局束文字間爲白首老書生乎是日遂學射二十四爲嶺南東道兵馬使洪致武裨將平陽君金公舜皐有識鑑一見奇之曰君異日必爲名將須自愛公於是益自勤勵慱習軍書謂功業可立致李淸江濟臣帥嶺北愛公才勇智略

啓請爲幕下每事咨焉李公旣去職金公禹瑞申公砬繼爲帥益愛重公屬尼胡犯境陷慶源又圍鍾城賊勢張甚砬擢公爲突擊將委以討賊戰必先

登斬獲甚多以故名著北土萬曆癸未冬登武科砬
復取以爲牙將時金公晬巡撫北邊欲得一裲襠謹
愼忠勇者以自衛砬以公應其求晬甚任之未幾入
爲龍驤衛副將俄超拜會寧判官公前在行營時擿
罙姓人罪過白主帥逐之至是罙姓人嗾言官劾罷
公適申帥還 朝訟其冤旣又鄭相彥信當尼胡之
變爲都巡察使親見公勞績亦白其被誣狀且言其
才可用翼日還授部將鄭相每盛稱公以爲有夷險
一致之操及 上命選才堪將帥者籌司以六人應
薦而公爲之冠後 朝天使臣欲得可與同死生者
輔行亦物色公鎭俱及到會同館兵部主事譚譯官

曰聞貴國人善射可得見乎譯官以主事之言告使
臣使臣乃令公往主事命設小牌百步外令公射射
五發連五中主事大加稱賞曰果如所聞然如此輩
人雖貴國計亦不多得因厚酬金貨公辭不受旣歸
除慶源判官以清簡寬平得吏民心邑俗不識種稻
利公能相地之宜令民作水田躬親課督連歲大熟
減民戶稅外無名之歛民大悅及去官民號泣遮道
不忍別由都摠都事陞經歷庚寅春日本有違言
朝廷以東南爲憂將擬公劇地壬辰夏倭亂作初拜
公淸州牧使以金堤乃湖南咽喉遂改授公知郡事
公慨然曰寇深矣何敢小緩卽疾馳之任到郡未十

日巡察使李洸與防禦使郭嶸以八千兵爲西上勤
王計檄公爲防禦使中軍行至龍仁遇賊洸嶸恇怯
先遁公以無主帥不能獨前西望痛哭遂全軍還堤
堤是全州障蔽公與助防將李奉樹柵熊嶺爲死守
計時別將一人潛謂公曰今 大駕西狩賊據京邑
事無可爲者況人心渙散未有固志一朝賊至計將
奈何公知其意乃言曰 國運不幸 主上越在草
莽此正臣子盡節之秋若勢窮力竭則當以死繼之
君何言之謬耶仍嗚咽流涕其人面發赤默然而去
公激厲將士義形于色一軍皆感憤流涕願爲之死
助防將李奉見其血誠喟然歎曰軍之勝敗係將帥

賢否今公忠義懇惻如此賊不足敗吾雖駑願與公
同死生自是凡軍中號令一聽於公公與將士分柵
而守視其緩緊自當其最要害處謂左右曰吾輩報
國此其時此吾死所切不可退一步爲僥倖免計擺
列纔已賊大至蟻屯蜂軼兵勢甚盛公奮勇立陣前
手弓臨敵將士隨之什五俱前矢下如雨賊披靡不
能前散而復合一日之內如是者五最後賊盡驅其
後軍番休者並力急攻公前者斃後者繼不復爲退
計公厲氣督戰戰益力箭不虛發中或疊雙賊屍山
積不可勝計軍士有斬馘以獻者公輒怒曰我惟知
盡死以報 國耳豈上首級邀功者哉俄有金盔銀

甲乘白馬賈勇而前公知其爲賊帥也身自引滿射
之輒應弦而倒賊氣沮將遁會暮軍中一人呼曰射
矢盡急索旁棚所貯來諜者以告賊賊知我矢盡回
軍還致死勢甚急別將乃知事去遽棄軍走公呼曰
汝何負 國至此汝雖去留我箭別將不顧而去公
力旣屈又無隻箭可用以射賊猶奮挺擊殺賊數人
遂不旋踵而死助防將李菶及褊裨姜運朴亨吉等
皆爲公同日死公雖不幸賊不敢踰熊嶺一步以窺
全州之境遂撤屯宵遁蓋賊之精銳盡殲於此役更
無餘力以肆其蠆毒人比之張許睢陽之功績云始
公在郡每當食輒垂淚曰君父播遷不免風露餐宿

之苦吾爲人臣主辱不能死雖食不下咽或撤饌不能食又於衣褶盔甲皆書姓名曰吾遇賊必死此書所以志也及公致命郡人識公衣甲叢屍中収瘞路傍日本人亦聚戰死者屍作數大塚立標書之曰弔朝鮮國忠肝義膽云於是闔郡人士爲文哭祭之甚哀旣又上疏請立廟　賜額雖當亂離顚沛之際民彝物則之不泯在人者果如此其後西厓柳文忠公爲首相請　褒贈公以爲人臣忠義之勸　宣廟特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　命吏曹錄用其子孫今上庚午筵臣有以公忠節爲　上言者命旌其閭夫人朴氏彰信校尉龍驤衛左部將舜壽之女封貞夫

人有一子承緒典獄署參奉副室有一子承立武科
參奉無子取從父兄子義虎爲後義虎有男四人曰
宗周希周佑周弼周女二人權尚益李希讃其婿也
承立有五男曰好逸好男好仁好龍好善宗周有一
男曰墡方業儒持門戶者孫曾玄男女凡若干人承
緒能經營賊藪出入死地卒致公窆以癸巳十二月
二十五日葬于慶尙道寧海府西仁良後洞壬山丙
向之原寧盎公平日所嘗寓居者也公姿性寬厚氣
調恢曠往往發於言語吟咏之間者淸烈牢確嘗與
同僚二十五人聯會倣古人事圖畫其像公題詩曰
廾五干城將桓桓一代雄穿楊輸妙枝衛國抱貞忠

勝集淸江曲風流活畫中知心蘭臭在要與歲寒同

一座歎服聞者咸稱其氣節其居家不事生産作業

妻子常不免飢寒遇族黨姊妹恩意周至賙窮恤貧

無所愛其力蓋其天性然也玄逸之先大父於公爲

姨兄弟玄逸自兒幼時習聞公忠義志節之懿先君

子常以不得立祠旌閭爲一邦之羞嘗移書鄕邑

呈文使臺而因循遷延更數世莫克與建今幸棹楔

之已樹尸祝之已設先君子皆已不及見矣玄逸竊

惟 國家昇平百年士大夫荷 國寵榮者不爲不

厚一朝變生不虞八路橫潰使君父蒙塵越在草莽

一時城郭封疆守圉捍蔽之臣率多蒼黃奔北鳥竄

鼠匿公以遐方下邑疎遠之臣獨奮然出捐軀命將
倚合內顧之卒抗方張猖獗之勢摧其鋭而奪之氣
使賊不得逞其兩道並進存食京邑之計且使湖南
一路得完其倉廩府庫資當日中興基本者實藉公
蔽遏之功議者所謂與張許睢陽之績不相上下云
者誠確論也觀其書甲冑以識其姓名則其必死無
二之志非一時奮不慮死倉卒立節者比且其不取
首級以上功狀者又合無所為而為鞠躬盡力死而
後已之意嗚呼賢哉夫以公之所成就章章如此而
獨稽當時記述之言則乃以熊峙之戰推為他人之
功傳聞失實遂成侵誣向非湖之文獻有足徵者柳

文忠對 上襃美之語爲萬世公論則亦何所取徵而辨其眞僞哉是可慨也已公之玄孫墡將請銘於作者以表其墓又欲請於 朝得易名之典使玄逸狀其事因訪其家得先兄存齋公所裒輯公行實一編參以舊聞第錄如右謹狀

上之十九年昭陽作噩正月丙辰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 世子侍講院贊善成均館祭酒李玄逸狀

## 傳

參判李獻慶撰

粤我國當萬曆壬辰被島寇大搶蕩爲幾覆㥥 中朝援師國中忠義將士戮力克復 宗社再安當是時水戰則忠武公李舜臣閑山之戰爲最陸戰則都

元帥權慄幸州之戰爲最然白沙李相國所記有曰權元帥嘗語余曰戰功當以熊峙爲第一幸州次之我終以幸州顯熊峙之將死而名不顯我甚愧我甚愧云

外史氏曰士之立功名顯當時垂後世者固有幸不幸天寶之亂以李郭爲首勳而使巡遠不死於睢陽得都大帥摠重兵其成就功烈豈遽出李郭下哉權元帥旣制中權我卒衆多又據絶險與散敗倦疲之寇角立而勝之豈如熊峙之將提單師當方盛潮進之賊雖矢盡力屈而死其所摧敗功亦足暴哉權元帥之推讓豈不宜哉熊峙之將鄭湛實權元帥之所

節制一郡守也以元帥之尊讓於其下其亦賢將也能得人死力者也豈湛之忠烈足令感歎而稱服也歟其傳曰鄭湛字彦潔嶺南野城人也世爲三韓著姓自十代祖松爲高麗侍中世有顯者高祖自咸爲成均司成曾祖伸參奉祖士僑成均進士父昌國隱德不仕湛其季子也倜儻負奇氣不肯爲書生業年十八學射二十四爲嶺南東道兵馬使洪致武褊將平陽君金舜臯有識鑑一見奇之曰君異日必爲名將願君自愛湛喜其言益自奮厲博習軍書謂功業可立致嶺北帥李濟臣愛其智勇請致幕下有事必咨金禹瑞申砬繼李爲帥無不愛重屬尼胡犯境陷

慶源又圍鍾城賊勢張甚砬使湛擊之戰必先登斬獲甚多萬曆癸未登武科復爲砬牙將後從金睟巡撫入爲部將超拜會寧判官有嗛之者嗾言官劾之相臣鄭彦信白其誣還授部將盛稱湛有夷險不二之操　上命選才堪將帥者籌司薦六人湛爲之冠隨使臣朝　京師兵部主事求見我國善射者湛往設小牌百步外矢五發皆中主事大驚嗟賞厚酬金貨辭不受爲慶源判官以淸簡寬平得吏民心及歸民呼泣遮道不忍別由都摠都事陞經歷壬辰亂以金堤乃湖南咽喉命爲知郡守湛曰冦深矣不可緩卽馳赴未十日巡察使李洸與防禦使郭嶸以八千

兵勤王西上檄湛爲防禦中軍行至龍仁遇賊洸渫
恇怯先遁湛無奈何獨全軍還金堤堤是全州障蔽
一失無全州全州失湖南一路皆淪湛乃與助防將
李奉樹柵熊峙爲死守計有一人潛謂公曰今
主上西巡賊據京邑事無可爲者况人心渙散未有
固志一朝賊至計將奈何湛知其意責曰此正臣子
盡節之秋若勢窮力竭當以死繼之君何言之謬耶
嗚咽流涕其人面發赤默然而退一軍見湛至誠皆
感奮泣下願爲之死李奉亦歎曰軍之勝敗係將帥
賢否今公忠義懇惻如此賊不足破雖駑與同死生
自是軍事一聽於湛湛與將士分柵而守自當其最

衝要處語左右曰此吾死所逡不可退一步爲僥倖免計擺列纔定賊大至蜂蟻雜襲勢不可當湛持弓矢在陣前立不動將士從之射矢如雨下賊不能陣散而復合者五最後賊悉其後軍番休者命力急攻前者斃後者繼不復退計湛勵氣督戰戰益力箭不虛發中或疊雙賊屍山積不可勝計軍士有欲斬馘以獻者湛輒怒曰我知盡死以報 國耳豈上首級邀功者哉俄有金盔銀甲乘白馬賈勇而前者湛曰此必其將也身自射之應弦而倒賊氣沮將適會日暮諜知我矢盡回軍還致死勢甚急別將遽棄軍走湛呼曰汝何負國至此哉汝雖去留我箭別將不顧

而去湛矢盡無奈何奮挺擊殺賊數人遂死李業及褊裨姜運朴亨吉等亦皆同日死湛雖敗死賊之精銳盡殲於此賊勢大挫不敢窺全州境撤屯宵遁湖南一路因此得全時我國七路皆陷於賊天兵及我軍日呼庚癸公私赤立莫相救助獨賴湖南財賦以資飛輓以基中興正如天寶之有淮南也熊峙遮截之功豈遜於睢陽沮遏之功哉以此而論可不以熊峙之戰爲第一而使湛不死得任興復之責功烈又可旣乎嗚呼惜哉湛在郡每當食流涕曰君父播越不免風餐露宿吾爲人臣不能死忍飽此乎雖食不下咽夕至廢食又於衣襦盔甲皆書姓名曰吾遇賊

必死以此識吾屍也及死郡人果以衣甲尋認之収瘞路傍倭賊亦聚戰死者屍作大塚立木標書之曰吊朝鮮國忠肝義膽云金堤一郡人士爲文哭祭之甚哀時　車駕駐龍灣郡人或航海千里達于　行朝上疏請立廟熊峙以旌節義西厓柳文忠公以首相亦以湛事盛言請褒錄以勸忠義　上特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且　命錄用其子孫　肅廟朝遣臣又以爲言　命旌其閭湛天性恢曠寛厚居家以睦婣友愛稱不營產業妻子常不免飢寒有子承緖爲典獄署參奉副室子承立武科承緖亂中能返柩葬于寧海子孫因爲寧海人至今寧

海平海皆爲湛立鄕社而祀之云

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行通訓大夫金堤郡守

鄭公墓誌銘　參議黃汝一撰

公諱湛字彦潔其先野城人也其八代祖乙賢行平安道都事都事生　贈通訓大夫司諫院司諫臣秀司諫生　贈通政大夫吏曹參議台瑞及保勝郎將台璡台瑞以上盖因其孫自英資憲大夫吏曹判書追　恩也自英博洽經史爲世師儒歷侍　經幄殆四十餘年載在　國乘台璡娶籍海州吳仁簡女生司膳得和始移居平海得和娶籍英陽南有珪女生自咸自咸登　世宗朝申叔舟榜官至司成館司成

司成娶籍竹溪安永輔女生參奉伸娶籍英陽南氏仲懿女生成均進士士僑是公王大夫也杜門邱園隱德不仕娶英陽金氏啓昕女生內禁衛効力副尉昌國是公皇考也膽力超絶氣宇宏寬未冠人以奇男兒目之不幸時運不諧不一成早卒副尉娶全義李氏全城君謚襄簡恕長曾孫忠義衛舜薦女生二子公其季也幼英銳穎拔偏愛於父母年未十歲俱喪怙恃鞠於姊氏稍長豪逸不羈有膽氣十八學弓馬二十四隸禁軍全城李濟臣爲咸鏡道北兵使以公勇且才緩急可恃別 啓帶行子弟視常入臥內參機密濟臣罷金禹瑞申砬相繼爲兵使皆重公時

賊胡尼湯介搆亂陷慶源圍鍾城公爲突擊將追剿
賊多有功名動一道中癸未冬謁聖試武科中砬復
引置褊將未幾入爲龍驤衛部將不一年超拜會寧
判官有猜功者以微譖言官論之右相鄭彥信當尼
胡之變爲北道都巡察使親見公宣力積勞及爲人
可用入對直之復爲部將備邊司廣選武士堪爲大
將者只薦公及孫仁甲等六人自此公雖居下僚而
朝廷已視爲名武將重援之李純仁裴三益先後赴
京求公爭欲仗而去李先　啓之公竟隨李行及歸
即除慶源判官得軍民死心有治績瓜滿慶人閉城
門哭留公慰喻不得潛出他門脫去轉爲都摠都事

壬辰四月賊倭平秀吉空國來寇次第陷逼 朝廷所重在湖南左路急拜公爲金堤郡守公盡棄家小單騎疾馳之任未一月防禦使郭嶸以公爲中軍將入援京城巡察使李洸先敗龍仁嶸亦逃公痛哭獨全軍殿還時賊屠湖西由錦山將躁湖南洸退全州以公勇而兵精專令公遮熊峙且送助防將李葵副之嶺是踰全直路爲賊衝要公晝夜樹柵設墩與梨峴把將黃進李福男相犄角檄誓將士忠憤形色一軍皆感激願死障纔成賊大軍乘夜突至公催飮軍立軍前勇氣百倍發無不中人亦恃而無恐同心齊奮矢石雨下賊披靡莫敢當賊輪其生手百道衝

斤而公又應變無窮自曉至申不小衰賊屍山積賊
大將乘白馬大呼直來公一箭殪之賊奪氣大哭欲
遁適梨峴把將棄軍先走公大喝曰虜漢爾不知
國恩乎吾欲斬爾未暇留爾餘箭則吾當立破賊把
將不顧而走賊遂自梨峴奪柵入公矢盡死之李奉
及金堤出身姜運朴亨吉等皆公心腹援公甚力同
日死公在郡每食輒下淚曰 主上西行風露餐宿
吾爲人臣安忍御甘又衣裳盔甲皆刻名姓曰吾以
身許國吾死無日倘有憐吾者或認此而收之亦幸
也南人之聞此言者莫不感泣悲痛已知公當死必
死也公死之後全州勇士黃璞追斬一賊將所戴銀

盔公姓名刻焉巡察使舉而 啓之賊屯嶺底不敢
窺全城蓋其精銳盡折於公而不能爲軍湖之完實
公之力也金堤人收公屍權厝舉邑爲文哭而祭之
又進士趙斯立等封章由海道千里明公死節於
行朝檢察使金瓚舉金堤人陳狀亦爲狀 啓大臣
採京外公論請施褒典自 上郎 贈公嘉善大夫
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且 命吏曹錄用公子
孫公娶咸陽朴氏舜壽女生一子曰承緒穿達賊路
扶柩東來以癸巳十二月二十五日葬于寧海府西
面仁良村北洞山壬坐丙向之原 朝廷亦 贈朴
氏貞夫人以承緒爲典獄署參奉公有副室子曰承

立公兄澄純善無僞平生不嘗談人過失早死生二子曰承賁軍功主簿曰承祖一曰承緒哭讀於其外兄汝一曰兄其知父悉矣烏得不一言余泣爲之銘曰

胡與之忠而不與年胡與之節而不與時孰使之然嗚呼暮天斯其使然宜永有辭

祭文 郡人尋公屍於亂屍中權厝而爲文祭之　金堤儒生羅禊等

忠義根性無間文武平日讀書口稱君父畢竟臨亂忩君失節顧我郡守惟弓其業性之所根獨能全之大賊長驅鋒銳無前列城土崩首鼠紛紛公能爲國糾卒殘軍截彼熊嶺挺一抗百獨立一呼凶鋒屢

刼狂瀾巨浸隻手欲障天不佑忠無賴累蒼當其矢竭捲身可走甘心死義鐵石其守沮遏賊勢終亦自遁苟非公禦湖南陷盡我免魚肉是誰之力雖死不死魂其我格

又　府使高用厚

嗚呼歲在壬辰倭亂孔棘　王輦西巡八方瓦解任閫帥邑宰之責者惟知走爲上策于時公以金堤郡守乃推牛犒軍灑泣傳令誓以死報　國聽其言者皆爲思奮及熊峙之役賊鋒甚銳連營諸將或曳甲先逃而公獨不離所部血戰當之射殺賊數十百矢盡援絕視死如歸湖南之人無貴賤莫不嗟啼而痛

悼之賊雖獲勝而死傷實過半其銳氣挫矣不多日而退遁則全州之全於當日者亦不可不謂之公之力矣戰陣有勇臨難無苟免非公而誰也古所稱烈丈夫亦何以過此余莅寧海聞公之墓在境內茲焉暇日親自來祭宿草寒烟與世長隔而其忠魂義魄昭昭乎若將見之秋山蕭瑟谷泉鳴咽余之心捬遺迹而興感著豈得同於他人哉臨風愴然敬薦一酌不亡者存庶幾鑑享

## 金堤忠烈祠奉安文　　參判李身晦撰

天篤降生姿性淳慧豪出千人百中其藝妙年登仕聲與會赫著關塞歷貫路靡盬幾歲死國素志常書衣衽

歲在壬辰海寇肆猘適守堤郡正當方銳丈夫遇亂
膽勇愈勵彼衆我寡實難形勢公獨唾手呑賊于肺
晉陽保障於斯整締中立如破賊帥先鋒一道要衝
以力全制天胡不助矢盡弓弊力戰就死睢陽失械
凜凜忠烈强寇魄褫収塚白書待死以禮賊鋒仍挫
寔公之計功彪　國乘名垂來裔

常享祝文

精忠貫日壯節排霜一死殉國萬古流芳

平海鄉社奉安文　郡守曺廷融

海嶽淪精篤生偉傑磨天壯氣盪日奇節粵在壬辰
島夷猖獗堤之爲郡湖路要衝公膺簡命不有其躬

得我死所素明魚熊忠憤所激眼無強敵子龍當陽
手膽愈凸武穆神力箭無虛發以死爲期力盡矢竭
身殲志就節光名芳惟我箕城是公桑鄉象賢猶寂
實坐偏荒與人之謫久而愈慕玆營社祠永圖攸芓
三爵之薦五畝之垣一團精忠萬古毅魂永世長存
歆我苾芬

常享祝文 與金堤祝文同

寧海鄉社奉安文　　李玄逸撰

爲國輸忠能捍大患力竭矢盡之死不渝惟彼湖南
賴不擴潰實供調賦贊我中興伊昔睢陽蔽遮沮過
人謂唐祚藉以不亾較績度勳公無與讓亞卿追秩

國有命書廟祀不時鄉邑之恥乃今經始亦既訖
功涓吉告虔尚冀昭格公其無斁永奠厥居

常享祝文

貫日之忠擎天之節殺身報 國千秋義烈

輓詞 領相李山海

提兵曾赴難許 國肯還家死亦名猶久官應贈有
加峴碑人墮淚巳祚女休歌卯水渾依舊親朋意若
何

又 參贊李慶全

三軍驚鐵馬七尺棄銅魚涕泣祠留慕咨嗟路載譽
孤旌返舊麓老婢守空廬一匊寒天淚隨風灑襯車

去歲南中五馬榮歸來東路見丹旌傷心舊郡懷仁地生子家家姓作名

又　　縣監黃應清

軒昂氣槩孰能爭幕府當年擅遠名累歲北門和虜俗年年南郡得民情島夷尤斥人誰敵天步艱難地欲傾逃死者流生亦死將軍不幸死而生

又　　府使金九鼎

大丈夫心百鍊精忠身許　國只丹識北門鎖鑰經三載南郡風塵擁萬兵士雅籌濩期滅賊中承援絕奈捐生麒麟勳業今何恨爭似南州第一名

又　　持平金澤龍

五馬君當南下日千帆賊渡北來時龍鞱睥睨摧勍
敵虎畧焉知墮虜圍壯魄已隨鹵劒冷忠魂猶向陣
雲飛弓藏寶羈塵生甲哭盡寒山淚滿衣

又　　　　生員白見龍

拊劒歌激昂激昂云誰思丈夫一寸心不在輕與肥
腥風振大纛烏鵲無安枝策馬何人思孟公山草
木盡堪疑捐軀不有李侍郎南朝定媿無男兒歌激
昂壯士悲

又　　　　判決事黃應澄

拊劒歌激昂激昂云誰思松柏凌高岡豈有從風靡
恭藥摧萬仞隻手焉能支賈督非緣輕敵死睢陽莫

道謨猷非當年欲食賀蘭肉霽雲慷慨終何爲歌激
昂有誰知

又　　　　　　　　　　　監司崔　晛

拊劍歌激昂激昂云誰息閫中孤婺哭櫪下的盧嘶
荒原三尺土濕盡志士衣鴻毛却換泰山重見得分
明如子誰地下若見張中丞應作厲鬼殲凶奚歌激
昂君莫悲

追輓　　　　　　　　　　府使金允一

拊劍歌激昂激昂云誰息時平鄉與相持粱而饜肥
一朝風塵起奔竄鼠鳥擇枝堂堂忠義鄭太守殉君素
定夫何疑孤軍血戰賊勢急南八死耳真男兒歌激

昂聲正悲

拊劍歌激昂激昂云誰息海冦劇跳梁列郡皆風靡

眞卿識何狀志欲傾天支身輕見賊氣益奮矢盡無

援嗟事非江淮保障終有賴一死知非空爾爲

又　　尹愭

拊劍歌激昂激昂云誰息天生烈丈夫乃在板蕩時

慷慨殺其身萬古扶綱彛能嶺取熊非一朝名鐫盔

甲淚添危壯氣直射重霄虹走却攙搶如鞭笞歌激

昂使人悲

拊劍歌激昂激昂云誰息人知公必烈不知公功奇

一箭白馬將驚血濺紅旗遂令當日賊膽破全州獲

全非子誰大唐中興睢陽戰南朝一人侍郎㞐歌激
昂嗟男兒
拊劒歌激昂激昂云誰息忠臣豈爲名 旌贈非是
私覽貝相入告 后恩綸次第垂大呼不顧彼何人忠
肝義膽虜亦知宇宙臣宇宙臣死不死風聲永樹鄉
人祠歌激昂君莫噫

又 以下皆次鵝溪石樓公韻 李龍瑞

嗟呼辰巳難幾箇戰亾家智勇公無敵忠貞孰有加
鐵盔飛血鏤京觀楚些歌緬憶當時事其如 國運
何
不殲白馬將幾茂盡蒼生魚忠固根天性殉非要衆譽

姓名畱後牒棹楔煥遺廬何處公心見朝暉濁赤車
生有爲著死有榮丹卯千里一間旌哀辭多是文章
手山斗齊高不朽名

又　　柳光鎮

百年忠烈氣人說野城家死有孤城守壁無十矢加
危襄天日照遺跡嶺人歌島卉猶餘種邦讐奈爾何

又　　權擈

頑如平秀虜猶識鄭公家草木悲風動山河壯氣加
盔着浮屠矢弓鳴出塞歌杲卿畱一髮遺跡較如何

又　　趙彦一

鴻毛輕一死爲　國却忘家節義壁如彼旌褒合有

加金堤秋日厲熊峙路人歌共隨巡遠魄千秋淚若何

又　沈鳳錫

妙弓殲賊將神勇達兵家壯烈書難盡賢祠額可加
天遣馬島種人哭熊山歌千古睢陽淚空拳勢奈何

又　李觀海

雲山金堤界星霜太守家丹卹遺廟在青史美褒加
忍說鐫盔蹟徒傷擊劒歌熊山高萬丈公節較如何

又　尹克謙

嶠南重賢地忠義自名家壯蹟山河在哀榮棹楔加
周行千載淚虞殯舊時歌悽愴熊山路男兒奈爾何

又

殺身能衛國見賊已忘家報 主有如此爲臣無以加荒山餘戰壘壯士尚悲歌東土至今賴胡虜當奈何

又 卞赫祚

鐵冑將軍姓金堤太守家南湖遺蹟在東土義聲加草草鄉人祭傷傷烈士歌熊山當日捷較着睢陽何

又

南州多正氣東海亦公家殉國心先正捐軀志愈加金堤死以誓熊嶺血爲歌巡遠千秋節于今較若何

事略雜記

宣廟寶鑑

宣廟二十五年壬辰四月十四日倭賊大擧入寇七月全羅節制使權慄遣兵敗倭賊于熊峙金堤郡守鄭湛死之是時賊自錦山踰熊峙欲入全州之境羅州判官李福男與義兵將黃璞金堤郡守鄭湛等據險迎擊監司李洸遣兵助戰賊先鋒數千放丸磨劒直前福男等冒死血戰射殪無算賊敗却翌曉賊擧軍大至彌漫山谷銃火如雷福男等鏖戰一陣不敵而退黃璞軍潰入福男陣鄭湛自初力戰親射殺紅旗下白馬賊將賊披靡而却旣而羅州軍退湛孤軍被圍將佐勸湛退陣湛曰寧殺一賊而死不忍奉身

而走使賊長驅也堅立不動發矢必中俄而賊兵四圍兵皆散逸湛力詘死之從事官李夆亦死湛自聞君上播越常涕泣奮憤誓以必死報 國發兵之日殺牲祭社告誓而行郡人感其忠義追聞于 朝贈官旌門賊聚熊峙陣亡之尸埋路邊作數大塚書其上曰吊朝鮮國忠肝義膽

全州邑誌

熊峙在府東四十七里鎭安縣界龍自馬山來壬辰倭亂金堤郡守鄭湛海南縣監邊應井倡率義旅遮截峴路終日大戰殺賊無數日暮矢盡二人俱死其餘壯士從死者不知其幾賊悉聚戰亡屍埋掩數大

塚立木其上書曰吊朝鮮國忠肝義膽

## 熊峙記事

進士李鳳彬

昔者余過全州之熊嶺卽鄭公戰亾處也嶺在湖南咽喉之地而路不甚阻隘山不甚險截當其時也賊乘勝長驅勢如風雨一鼓踰嶺直擣全州不過半日事鄭公以疲殘之卒過方張之寇雖不幸身死而與睢陽城陷後三日而救至者相符矣數百年之後得見其列栅捍禦處則古人以漢水阻險處謂都是膽然乘險制賊猶可而是嶺在平原廣野之中以小制賊不亦難乎余於是指點某處爲鄭公張弓奮罵處某處爲白馬將應弦處想見積屍如山及其力屈立

殣之地忠肝義膽之標標如有見於無形之際猶聞呇
風呼怒草木帶憤不覺感激傷懷繼之以心怖而膽
慄者矣後於碧城安氏之家得見鄭公遺事宛然如
昨日事而與之同死者卽士人安公也余於是激昂
欽歎非特過嶺時也因題一言以要載名於卷中耳

西厓柳文忠公懲毖錄畧

賊兵犯全羅道金堤郡守鄭湛海南縣監邊應井力
戰死之時賊從慶尚右道入全州界湛及應井禦之
於熊嶺爲木柵橫斷山路督壯士終日大戰射殺賊
兵無筭賊欲退會日暮矢盡賊更進攻之二人俱死
軍遂潰明日賊至全州官吏欲走州人前典籍李廷

鸞入城倡吏民固守時精銳多死於熊嶺氣已索賊到城下環視數周不敢攻而去悉聚熊嶺戰死者屍埋路邊作數大塚立木其上書曰吊朝鮮國忠肝義膽蓋嘉其力戰也由是全羅一道獨全

白沙李相公記畧

吾東方文獻不足雖有大事業大是非數世之後率昧昧不傳徵之無所余嘗恨之壬辰之亂余扈 駕到平壤超拜兵判出入七年常主中兵凡諸將功罪施爲事功槩已領畧矣厥後奉使南藩參以記聞質之公論尤爲明著而世無有明知其實狀者往往間諸士大夫之論則動相矛盾有情迹倒置者今猶如

是若傳之悠久則其不爲紫之亂朱而是非胥壞者幾希矣　上嘗論水陸諸將之功曰李元海上之鏖權慄幸州之捷當爲首功此不易之定論然其間曲折有未盡露者權聘君嘗言於余曰世以我幸州之事爲功此固可爲功也然我起自行間積功到此大小之戰不爲不多而全羅熊峙之戰爲最幸州次之我終以幸州顯事有不可知者蓋熊峙之戰在首事之初賊氣方銳我軍單弱且無健卒軍情洶洶難以爲恃乃能出死力血戰以不能滿千之弱卒當十倍之悍賊卒保湖南爲國家根本此其所以難也而當是之時西路阻絕聲聞不通本道潰散人多竄匿我

雖有功無人褒奬 朝廷無由得聞比如無人暗夜
自相擊殺故功不能顯幸州之役在我立功之後權
位已重士心已付湖南精兵猛將皆屬手下而兵過
數千地理亦險賊之數雖過熊峙其氣已衰此易與
爲功而正當 天兵壓臨我國諸路勤王兵棊布畿
甸都城士民之在江華者引領以待而我之成功適
先於諸陣此其功之所以易顯云此說深得其要
右白沙公所記權帥之語而見於白沙集中夫以
權帥之重望白沙之大手稱道而記載之垂示久
遠則于參判公豈不光乎熊峙之戰參判公實爲
謀主忠以許 國義以勵士摧鋒殪酋大功垂成

而失盡力竭孤軍無助遂死而不離當此之時權
帥若同在此陣則必與俱死矣其或駐兵近地則
亦必爲援而不但已也且趙斯立之疏金瓚之
啓西厓柳文忠之議皆以參判公爲熊峙之首功
至權帥無所云云則權帥之不在於熊峙之戰可
知也以白沙公之聰明公亮該悉事情豈不知熊
峙之戰爲鄭某之功而其曰我者何也今按 實
鑑有曰節制使權慄遣兵敗倭賊于熊峙金堤郡
守鄭湛死之云云則公之是役也受制於權帥主
事於熊峙者固爲明甚夫遣將成功則不可不謂
節制之功而參判公之效烈亦有光於權帥矣非

權帥之節制則參判公不得全熊峙之役非參判公之忠烈則權帥無以成熊峙之功二公功烈相爲有光參判公之功即節制遣兵之功也權帥之功即參判公效節之功也若使參判公而在則亦必歸功於權帥而權帥之言亦曰世以我幸州之捷爲功然全羅熊峙爲最幸州次之實是讓美於鄭公之意而其亦得人死力者歟然則其曰我云者遣兵成功之謂而若泛稱我國我軍我地虜戮我係累我之我而非自我之我也但其下語未盡明白然記中所謂其間曲折未盡露者豈非參判公之謂乎若以我字爲權帥之自我則不啻與

寶鑑中實錄相謬而大非權帥之本意矣茲敢表
以辨之以解後觀者之惑云爾丁酉五月重午後
一日載寧李徽逸謹識

我曾大父存齋先生編此錄時蓋已得見 宣廟
寶鑑有此辨而先生尋下世不復有所詳細發明
然今考 寶鑑有曰節制使權慄遣兵敗倭賊于
熊峙鄭湛死之云云夫遣兵非自往之謂則熊峙
參判公實主之者固爲明甚而白沙集中我字果
是泛稱之我而非權帥之自我亦明矣白沙所謂
其間曲折有未盡露者果非參判公謂乎況以權
帥之所自言者觀之其曰世以我幸州之事爲功

然金羅熊峙之戰爲最幸州次之我終以幸州顯
事有不知云者豈非讓美於熊峙之意而夫以白
沙公之公亮明正豈有所阿好自我之理乎謹取
寶鑑中所記增補于下李周遠追書

禮曹關文

節 啓下敎今九月初三日大臣備局堂上引見入
時吏曹參判李公所 啓武臣鄭公寧海人也壬辰
之亂以金堤郡守兼防禦使熊峴之役終日力戰殺
賊無筭力竭矢盡不旋踵而死賊亦奇之收瘞其死
立標其上書曰吊朝鮮國忠肝義膽盖嘉其力戰也
其事蹟詳載故相臣柳公所著懲毖錄中自 朝廷

特贈兵曹參判且命錄用子孫而下邑遐遠尚未有旌閭之事實爲欠典也臣以本邑之人詳知其事故敢達矣

上曰所陳事蹟頗詳特爲旌閭事可也 傳教是置

啓下內省緣詳考鄭公竪立後牒報之意知悉施行

## 記跋

### 旌門陰記

李玄逸

萬曆壬辰島夷初發難分三路進兵一路由水路西上一路由嶺南左道直向忠州一路從右道入全州界公以金堤郡守簽發郡兵禦熊嶺激厲士卒樹柵把截嶺是全州直路賊萬餘盡銳攻之公立當陣前

引弓射賊矢不虛發賊死者無算有白馬將樹紅旗奮勇直前公一箭殪之賊氣奪將欲退遁軍中一人呼曰矢盡矣賊遂乘之攻柵甚急公激勵殘卒冒死力持短兵突鬪力屈不旋踵而死賊精銳亦盡殲於此役氣索不敢西上取我國戰死者屍作數大塚立標其上書曰吊朝鮮國忠肝義膽遂退去由是湖南一路得全爲中興基本議者以其功比之睢陽保障云

旌閭移建記　　權台齡

粤在皇明萬曆我　宣祖大王二十五年壬辰倭大擧入寇公以金堤郡守與倭血戰而死　朝廷特

贈公兵曹參判命旌其閭今 上五年辛丑將修改之奉祀孫壽仁言于里中長老曰當初旌閭也以楔不以石者蓋以 君命不可稽故也且舊趾僻且濕凡三改三遷而輒圮毁者有年先祖懿蹟寖遠寖微用是怵然與諸族維新是圖請易以石竪之通衢以垂永久尊觀瞻之地如何僉曰善公之英魂義魄至今撑柱宇宙無處不在雖非遺墟何所不可乃移卜於故宅西官道之傍礱石刻公官爵姓諱爲之閣庇風雨而尾其甍丹其楹於是桑梓動色山岳騰賀公之精忠壯烈益赫赫若前日事鄉之長德耆老咸來祗謁乃曰此非獨子孫之慶吾鄉人士益有榮矣不

可無識乃以屬台齡顧此眇末後生惡敢當嗚呼公之事蹟已俱於金堤士民及文忠柳相公諸老先生褒奬之辭無容議爲而竊有所慨然者使公豫爲閫臬之任則虜可勦滅於泊岸之初其爲金堤也如有蟻子之援則亦可使隻輪不返而樹不世之奇勳何至窘 鑾輿於西狩勞天使於東渡也然此則時與命寧容人也哉於虖存而殉其國沒而祭於社四尺崇碑皃義道上星軺駐節而咨嗟淺旋式車而敬禮之公之英烈其悠久而不泯也宜哉畧叙綴達首末繼之詞曰惟公壯烈寒山石颯爽英風凜如昨煌煌酬報 王賜爵匪忠無君視此刻

# 忠烈錄跋

主簿李　栽

右錄即故知金堤郡事　贈騎曹左侍郎鄭公死事之蹟而我存齋叔父所嘗裒隲成編者也叙述陳請哀輓侑眞窆誌凡若干編續錄行狀以下諸文字又若干編蓋當雕題初發難承平百年變生不虞浹辰之間三都失守向非公悉心力據要塞鏖戰殪會卒以身殉者全湖一路亦將次第横潰無以儲穀糧完甲兵爲　國家異日中興基本世以敝遮沮遏保障東南爲無讓張許睢陽之蹟者庸詎不信然哉西厓柳文忠公之所以亟請　褒錄隱卒崇終者已足以榮耀泉塗湖南人士一口無異辭於以揚厲偉績者

又可以傳信後代獨以其跡孤無後之者故不過數十百年事蹟幾湮鬱不章間或在所親見之世而存傳聞失實之誤可勝歎哉此吾存齋叔父所以慨然爲之辨證而我先太宰之在　朝也又嘗一爲　上言之請樹棹楔事得施行既又摭其遺事而狀次之以爲貴幽堂請易名之需則公之精忠壯烈磊落軒天地爲萬世人臣忠義之勸者至是而庶益顯在世矣編既成公之後孫垓墚圭錫九世湜㮾敬等要哉識其事哉以鄉里幺麽後生其何敢勝此寄顧竊惟念自我先大父判書公以來平居每歎述公無虛口屢倡立祠旌閭之議及我諸父兄弟所以極意揚闡

以表著其聲烈又如此則不肖於此感念悲咽起高山景行之思者實非餘人之比其又何忍喑無一言乎遂不揆僭猥敬書其後而歸之公之子孫今已四世五世皆厚謹業其家至玄孫延耉父啜粥以終制善居喪延子錫三婦權氏早寡當家火抱夫木主而死鄉黨嘉之歷陳使臺具載邑誌世稱公家三綱具備云

忠烈錄小識　權尚精

參判鄭公精忠大節炳貫日星旣有　朝家褒美之典又有鄉人報祀之舉而至於廣布遺烈昭示來裔之義則猶且闕焉尚精也有慨然於此求得忠烈錄

一卷冊子於參判公後孫之家披而敬觀則諸老先生之揄揚發揮表著立言固足以徵後世矣遂攬潸而謄寫一通以寓景仰之誠而歸之鄉社焉

題忠烈錄後　　姜錫圭

萬曆壬辰歲日本島醜秀吉舉國入寇我　國家昇平百年人不知兵列鎭風靡三京失守于時倡義使金公府使宋公死於嶺南高苔軒父子郡守鄭公死於湖南重峯趙公死於湖西原州牧金公死於嶺西皆能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此豈非　祖宗朝培養扶植之效而有以致之其精忠大節亦可尚也已然而金宋高趙諸公以儒顯讀古聖賢書行古君子道其

於成仁取義之訓講之熟矣若鄭公實武人也而其所樹立猶如此卓爾吁眞烈丈夫哉尤亦可尚也已公少也奇偉倜儻有大節不肯屑屑爲家人生產稍長從元帥北征有奇功及至熊峙之役提孤軍扼要衝以遏勁賊賊勢頗張諸軍皆遁公猶不少挫終日射殺無筭旣而賊來益衆我軍無援矢且盡卒之力詘而死悲夫當亂之初其衣帶鐙甲豫刻其名姓欲其旣死而識其屍其平昔之所自處亦可審矣等之死也而其視倉卒崩潰進不得退不得而死者庸不亦烈烈有光乎夫忠臣烈士之死於事也白刃在前猶無覩也就死地甘如飴豈復有一毫爲身計也哉

身且不計而捐之況復計身後名耶然則以鄭公觀之固無事於錄也雖然仲尼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死而無善可稱則聖人疾之有可稱之善而名不稱於世則豈不重可惜哉是以鵝溪輓之哀矣西厓錄之詳矣有嘉尚而狀聞于 朝者矣有追悼而親祭於墓者矣 朝廷旣已 褒忠而贈秩之矣鄉人方且立祠而俎豆之矣當時見之莫不齎咨而涕洟後世聞之莫不欽仰而興起則爲子孫者烏得不爲之感愴而興于懷耶此忠烈錄之所以作也噫是錄也豈獨爲鄭公子孫之所私也亦足爲後之爲人臣子之勸是錄之有關於世教也何如哉余以罪擯

于 朝謫于箕者二年箕實鄭公舊菟裘也日與箕其之人士游聞鄭公當時事甚詳既且欽豔而偉之繼而潸然出涕以悲也聞其墓在寧海寧與箕接壤也而方在累縶中不得越壃而親拜于其墓者未嘗不慨然于心也公之從曾孫翊氏諄諄然善士鄉人推爲長者一日携是錄來示余且曰子可無一言識其後耶余素慕鄭公之節重違長者之請又自喜其載名於卷中遂不辭而題其末以歸之

## 書忠烈錄後

府使李寅燮

自古國家不幸有寇戎之事殺身報主者謂之義士衛國而請難者謂之功臣功與義盖二道也而莫之

兼焉若夫以殺身之義而有衛國之功卓然爲萬世
人臣之勸者在唐天寶之際巡遠是已在我 朝壬
辰之亂金堤守鄭公是已噫方島夷之陸梁也百年
昇平民不知兵列鎭望風奔潰無敢以一矢相遺者
數年之間其以勝捷聞者李統制閑山之鏖及權元
帥幸州之戰也然而元帥之言曰幸州之捷不若熊
峙之戰而熊峙之將實惟鄭公則其戰功之最於一
時可知也壬癸以來立殣而效節者自宋泉谷以下
無慮十數人而忠肝義膽感動異類收骨而致其哀
立標而識其處者獨熊峙將士而已則其節義之尤
爲較著可知也不惟是也當時再造實由於以湖南

爲根本而湖南之得全實賴熊峙之一戰則其與巡
遠二公遮蔽江淮沮遏賊勢卒能奠安唐室者異代
而同功矣然而其時行　朝邈在龍灣南方聲息旣
無以詳聞公又退鄕人無攀援於時誰復以保障全
湖之功擧似於朝端者由是宣武勘勳公名旣不與
焉我　朝敦尙節義及其亂定之後褒恤死事之臣
贈以高官宣以美謚立祠而俎豆之露梁之忠武
祠錦山之文憲廟晉陽之三忠祠錯落相望照耀遠
邇乃若鄭公則亞卿　贈秩旣未及乎易名階而一
片鄕社蕪沒草間鄕人私自駿奔　朝家不加表章
宣額之典　賜祭之擧一未聞焉其視睢陽雙廟

不及遠矣是豈　聖朝獨於公少恩而然哉盖亦有
幸不幸存焉而屈伸顯晦亦自有時耳夫以巡遠二
公之忠節不甚表著於當時及得韓公作叙而揄揚
之然後始乃日星於宇宙而增其光焉今我　宣廟
寶鑑神謨寶章輝映今古公之死事時事蹟大書特
書詳錄備載焉近又我　殿下留心繼述　列朝寶
鑑彙爲一帙刊行國中家誦戶玩之公之殺身之義
衛國之功由玆而塗人耳目益加彰明或於廊廟承
弼之地玉署論思之列有讀書尚義之君子曠感於
斯而有以警咳於吾君則數百年未遑之典庶幾一
朝而舉也噫文公不過唐之一文士其言尚能增重

人於千古安有精忠大功昭載於聖祖謨訓之中而卒埋沒無章者哉曠典之修明吾將拭目而俟之矣余素感公之義嘗有九原之思適守寧海寧卽公寓居之鄉而衣屨之所藏也從其後孫尤所謂忠烈錄者而讀之俯仰遺躅不勝慷慨于中遂書卷尾而還之

追叙忠烈錄後　　生員李周遠

從古慕往喆之勳忠義烈而思有以闡揚之者必收其卓節毅勳之爲諸家所記述者編成一錄以寓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爲萬世人臣之勸若宋朝之岳武穆旌忠錄等書是已參判鄭公當　國朝龍蛇之變

遮南路豕突方張之勢矢盡力竭立殣効節湖南一
帶賴以保全爲中興基本焉其忠勳壯蹟人爭比之
於張許睢陽之義烈者誠實錄也惟其世代寢遠懿
蹟寢泯柳柳州所謂磊磊落落凌不必沉沒者亦未
必不沉沒者殆不幸近之矣周遠之曾大父存齋先
生益嘗爲之収拾諸家文字之所記敍者編成忠烈
錄一帙草本未及整頓而先生尋下世我叔祖密菴
先生每以是慨然咨歎將有所釐理整脩而又不幸
未遑焉則我伯氏冷泉公於陪侍唯諾之際實有所
承聞其指點一二者矣間與同志遵遺意正其次第
合爲上下二篇歸之鄉黨及本家然而遠近之所各

記聞見各有撰述者非一二也故間或有未及收編
者矣況其後孫之竭誠追孝世世靡替益有所裒足
咁　闡請所以節惠者矣亦有所修葺棹楔遷其址
表其遺芬者矣亦有聞風起欽發之歌詠爲之立傳
者則均之可收錄而備載之矣公之八世孫象經卽
主鬯冢嫡也亟欲一一收載以爲忠烈錄增補間以
付囑於周遠自顧昏耄蔑識其何敢當此重寄竊自
惟念吾家先父兄之所以致誠於此錄者實有如上
所云云則今日之請亦有所不敢終辭者乃敢忘其
僭妄次其類例補其闕漏或有所增其未備於上下
編末者而至於近來所收文字則乃別爲一錄以付

於後曰新增仍識其顚末如此若隨錄隨補以揚公
卓節懿烈者則又有望於後之君子云

疏　啓隨錄

箋文呈文通文附

金堤儒生請立廟能時疏畧

時儒生趙斯立等由海路至龍灣上疏於

行在所

畧曰自賊變以來閫帥陣將列邑守土之人其能爲
國而敵愾守節而死義者有幾人哉郡守鄭湛當八
路陸沉之際擧一國瓦解之時獨能提孤軍奮孤拳
死守關扼血戰大賊終以肝腦塗地其節義凜烈爲

如何哉廾四城河北盡潰而顔杲卿獨奮不顧身殺熊嶺諸將盡竄而种師中獨憤然鬪死今日之金堤實常山而熊峙卽熊嶺也且凡將士之遇賊相戰者或初無死志而有進退維谷之勢無急遽可脫之路迫不得而死者猶謂之死事比比有之今此鄭湛則衣裳鎧甲之屬豫爲書刻姓名作爲死後得屍之表焉則其志之已許必死玆有見矣此不爲眞死節者哉又曰當是時軍無固志動輒潰散而鄭湛能以大義激其心至誠感其意故匿者自出叛者還集脆弱亦奮瘡殘皆起上下相信誓死一柵誠使其矢不乏於半日之間數萬之賊立見其敗而旣無助箭之人

雖有克敵之弓抑何爲哉雖然賊亦大挫一夜撤捲
不敢更逞其謀使全州一方得免巢窟果誰之力也
宋之吳玠結稱於饒風嶺大戰金虜虜不得窺川蜀
而川蜀得保雖勝敗不同而鄭湛全湖南之功實無
讓於玠也其後玠死詔立廟於關上賜額曰忠烈臣
等亦爲鄭湛忠烈可廟於此嶺者也云

請錄勳宣武原從錄疏　　子參奉承緒

伏以臣聞雀鷇之木有萎於谷風之時墻下之葵獨
後於容光之照日月風雨之無私尚有所未盡被者
則爲墻下葵顛沓木者豈不有憾於天地之大哉臣
父故金堤郡守臣鄭湛當壬辰方張之寇截熊峙衝

要之路有忘身殉國之忠有力戰死事之功　先朝
贈以兵曹參判臣身亦在錄用之中而臣父獨不與
於宣武原從之末是何褒忠之典能施於其後而錄
勳之擧反撤於其身耶蔵莫盡蒙敞衿寵勳晉享
恩封而抹血暴瘡以死報　國者獨銜冤入地昧昧
無聞此豈特姜桼遺葵未被之憾而已耶初則有李
洸之狀趙斯立之疏後則有金鑽之轉　聞柳成龍
之回　啓臣父之事固無待臣喙之私贅然而俗諺
有之言貴從頭辜貴結末臣若不言則　殿下必不
知臣父何如人也父湛頃値尼胡之亂以北兵使軍
官爲突擊將摧陷先登有名於北門申砬鄭彥信交

口推舉其後備邊司大臣承　上命選名武堪養將
望與孫仁甲李慶濬等一時僉薦於不次之類爲人
可用大槩如是及屬壬辰之變以都摠都事侍衛
輦下朝廷擬補纔急之缺倭賊之衝湖南者由錦山
內路將直擣全州而金堤在一道喉吭之地方難捍
禦之才　特拜臣父爲郡守刻日下送臣父聞　命
卽行單騎赴任簽發吏民激勵義氣其時　大駕已
爲西狩每臨食輒墮淚曰　君父胡爲兩露中野載
飢載渴臣子胡爲偷安日月左餐右粥左右莫不感
動灑涕又衣領裙帶手自書名且刻於甲胄曰若遇
賊吾當前死不爲退生此志期不失吾屍也其一心

殉國之誠可質神明矣巡察使李洸起兵勤王之際
臣父帶本郡兵爲防禦使郭嶸中軍將龍仁一敗之
後大將先遁餘卒自潰臣父獨全軍殿還洸退縮全
城號令不行嶸謂臣父曰錦山之賊迫在朝夕事甚
急矣今兵力稍完者莫如子防戍最緊者莫如熊峙
子把之臣父獨守熊峙同福縣監黃進羅州判官李
福男義兵將金齊閔之兵次次分守上下之路其中
臣父與黃進最爲同心同力橫亘結柵以爲必守之
計晝則督修戰具夜則躬親偵探賊兵數萬進屯錦
山月甕寺僧首先迎降山谷間路一一指敎臣父謂
進曰先鋒此僧可擒此賊進曰然遂分隊突進邀寺

路斬頭來自此士氣益振堅栅纔七日賊先鋒猝至一戰卽卻之翌日夜賊大軍魚鱗疊進臣父蓐食未畢卽與之鬪自寅至申一日十餘大戰臣父善射能矢矢相連賊不敢前前一軍歎服又湖南之兵皆善於弓寨門之外賊屍山積俄見一賊將乘白馬舞長劒直前一發殪之彌山之賊一時奪氣哭聲雷動後軍陣脚已動將爲走計不料金齊閔烏合雜軍先呼矢盡而潰繼又別將恇㤼棄甲而走軍心一變勢如崩雲臣父猶凝立不動奮臂大呼瘡病皆起知別將餘箭尚多臣父叱之曰這虜走乎爾不受 國恩乎爾不能射一賊爾箭當留我別將不顧臣父矢盡弓

折猶持短兵獨鬪事無可爲遂不旋踵而死臣父腹心之兵以臣父不動之故皆極力血戰而同死之至今湖南公論皆曰使别將姑忍片時痛繼援臣父則臣父必不至死臣父不死則熊峙不敗云嗚呼臣父之死雖古名將蔑以加矣其視賊未至而望風棄城不發一箭而捧頭鼠竄者其忠烈何如也且臣父此戰雖未知殺賊多小而賊退之後觀其積屍焚場至於二十八處掛樹祭文又知其魁將之斃其精銳盡於此器械盡於此故賊自踰峴結陣三日非爲實窺全州爲焚積屍且懼有躡後者外視虗威內實卷甲宵遁全州李廷鸞出兵追擊壯士黃璞遇一鐵兜牟

刻標乃臣父名也以此言之則全州之全臣父之功
也而鐵刻之完重哀臣父之志也賊將祭之黃璞棄
弁之事李洸書狀中畧及矣其視纔得一馘而虛張
斬級潛斫僧頭而冐錄高等者其戰功何如也嗚虖
臣父有如此之戰功有如此之忠烈當時 行在所
東朝在西一方雲天隔絕杲卿之名阻徹於 宸
鑑龐德之形不達於凌圖者亶以李洸新敗軍奪魄
有同冢中枯骨矇然以敗狀轉 啓而旣不能詳細
開陳始末使大功未闡幽光莫白其不幸孰甚焉一
道之人莫不痛之萬口一談曰若鄭湛之死眞死於
國事者也至於金堤進士趙斯立等數十人千里緘

疏航海而西呼冤於　行朝　先王之特下備邊司
大臣之回　啓應褒皆斯立龥之也其遺民之在郡
者收臣父屍權厝於郡空舍羣聚赴哭各出米布朝
夕祭奠有踰於骨肉之戚嗚呼臣父之爲金堤未滿
數月治效未著顔情未熟而人之懷之也慨然一出
於至誠者惟其爲　國忠義感人心腹故顚沛流離
之頃乃能激發如是而其秉彝未泯亦可想也及
大駕還京之後問弊使金鑽採一道公論條列　啓
聞臣父之事始大曝於　朝廷卽命贈臣父以兵曹
參判除臣以典獄署參奉又　下廩給臣母之敎與
郭趍孫仁甲等妻子同論並賞此皆無前特恩異數

而又今　聖上卽祚之初首命死事人家屬所在官
賜米臣母亦與焉嗚呼如臣與臣母亦一蠛蠓之自
生自滅者有何一塵之有無於天地而緣臣父一死
闔家名達於　九重汪恩波及死生俱榮　國家褒
忠奬義之盛何其至哉雖臣九族骈首粉糜曷能仰
報萬一常與臣母相對感泣之餘竊伏聞錄勳分等
之中臣父獨不與焉臣父一時效死之功臣何敢自
謂應錄而　國家酬勞之典則恐不當參差取舍致
有無遐向隅之痛耳粤在丙丁年間各勳錄券　頒
宣中外元功臣數等外又有原從至分三等雖輿儓
厮養之賤苟有涓埃咫尺之勞則無不畢載如天之

無不覆幬而臣父獨不被洪造之澤是何 天恩偏厚於贈其職官其子廩其家而獨嗇於錄其名耶豈臣父別有不可錄之失而不錄耶若曰徒死而已則金堤之民曷爲聚哭一道之民曷爲公論金鑽曷爲馳

啓趙斯立等曷爲奔疏哉以言其忠烈則死國事之急而報其 君以言其戰功則擢一道之衝而全其道若比郭趍之死於空城孫仁甲之沒於輕賊則臣父可無愧烈丈夫矣以臣愚料縱不與參盟鐘鼎之列而其視輿儓廝養之靡遺則臣父之不見錄臣實不知也臣所痛泣者李福男金俊民皆以一死報國拜參原從一等李奉不過一褊裨也而 先

朝襃贈臣父之日亦蒙參議之贈至於勳券巍爲一等之人而獨無臣父之名旣同死一戰之人反有錄不錄之人何哉臣竊悲臣父生爲發縱之人不與焦頭之列歿爲焚綿之鬼豈不大爲 聖明之闕典耶臣適丁臣母之服臣母於丁未初夏以病不起而當宁賜米之恩在臣母已死之後臣旣痛泣臣父之不見錄於 先朝又痛泣臣母之不卒榮於 聖代天地窮魂惟臣二人幸今 皇恩頒慶宇宙一新幽陰畢照冤枉咸伸凡有血氣莫不歡欣鼓舞於 仁覆之下而臣之懷痛血泣三年於此草土餘生幸未溘死祗竢闋服敢此刳肝雖臣事勢不免稽晩之失

而 國家伸理必無久近之差庶顚木回春而發榮
壇葵迎日而傾陽則臣雖卽日入地尙云甘心況重
泉之下父子瞑目實曠世之 鴻私也伏惟 聖明
丙精焉臣無任瞻天戀日激切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忠勳府回 啓
啓目向前參奉鄭承緖亦其父故郡守鄭湛防守
熊峙與賊力戰而死至於 贈職兵曹參判而不
見錄於宣武原從是如陳訴爲白乎旀置在果其時
原從設廳錄功爲白置令其時次知錄勳堂上相
考回 啓何如

批依允

議政府請褒奬忠義 啓 大駕還朝後柳文忠公爲領相時啓畧

國家於昇平之後猝當賊變千里望風奔散恐後而其間忠義之士或力捍孤城以身殉 國或摧兇戰陣奮勇不回義烈表表在人耳目者亦不爲無人而倉卒之際率多淪廢不聞於 朝廷而褒賞不及無以慰忠魂於泉下樹風聲於將來以臣等所聞言之則全羅道熊峙之戰金提郡守鄭湛終日力戰殺賊無數終以矢盡兵敗身死而全州之保全者鄭湛力戰摧賊之功爲多請褒錄以勸忠義如何

上依允特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

命吏曹錄用其子孫仍旌其閭

古阜儒生請　褒贈箋

念身輕死是敵愾之良臣旌節褒忠乃酬功之令典身雖異於存歿恩豈間於幽明竊以蠢玆小夷讐我大國荐食釜山東萊列邑之地以覆嶺南長驅島嶺漢水要衝之區深入都內七月八日錦山鎮安之賊合兵大會于熊峙金堤郡守鄭湛等貞心剛於鍊鐵正氣凜於嚴霜炮火電飛植立不動鐵丸雹散視死如歸健鬪震聾我軍之猛氣若虎大呼兩矢彼賊之僵屍如麻俄而手執空拳鼓衰而力盡矢竭魚腹援絶而志尊不顧月暈之重圍何惜鴻毛之微命身分

首碎任受大劍之交揮取義捨生寧避長鎗之叢刺膏潤草際骨曝山阿然而成或無勞敗亦有績高平戰勝尚側畫笠之頑夫睢陽陣亡猶存蔽淮之壯烈斬賊首獻左馘雖乏顯勳折凶鋒保完山實賴義烈功虧一簣恨結千秋誰庇妻孥孰酹魂魄恭惟 宏濟大業紹開中興嘗膽臥薪不勝秝土之痛埋骴掩骼湊彰義士之冤伏望垂照微忱回春荒壠思沾逝者枯骨感泣於重泉風厲來今壯士聳動乎四境

金堤儒生呈撿察使金鑽文

伏以有善必褒有功必賞 國家勸勉之典故郡守鄭湛爲人貞忠慷慨喪亂方殷授任于郡奮忠討賊

招募武勇擊牛爲酒供億優給士卒感激願爲其用歸自公山罷陣之日與縣監魚得瀞泣而言曰京城已陷勤 王不擧主將之意未能知也計將提義徒遠從 車駕欲由陸而陷幾賊充斥浮海而進郡非沿海本無舟船若何以致達於吾王之所也每對食輒悵然遑御顧謂將佐曰一疏一粒何莫非 主上之賜也而今我 主上播越西關飢渴已逼而惟我與爾忍享是饌此豈臣子所安心處也又嘗語郡中士人曰吾於某年出身某年爲某官今又超秩來此受 恩已厚矣況有一子可承家事以死報 國有何所憾我志決矣君等見我爲也因嗚咽泣下又嘗

往還於助防將白光彥約以同心討賊一道聞之皆感國士之風勇敢者有托心焉爲伏兵將防戍於熊峴也潔牛酒告社而行視截險斬木設柵與士卒誓以必死無退及賊騎大至約可萬餘郡守督率射夫立當陣面射矢如破一無不中賊徒披靡累度退卻賊魁一人乘白馬樹紅旗麾率其衆直向陣前郡守更前數步抽矢引弓示諸將佐曰我以此矢必落彼魁也應弦而倒衆皆快服或欲出取其馘郡守叱之曰汝在我陣中何以貪功爲賊知於郡守之陣終不可犯逼自羅州陣疎處而突入其軍壯士皆散裨將一人遽進而言曰彼陣已潰賊鋒衝突今可小退觀勢

郡守張目大叱與從事官李奉及褊裨若干人堅立不動奮拳而言曰寧加殺一賊而死不忍奉身潰走使賊長驅也發矢益壯繼來之賊一時四圍遂力詘而死噫郡人往求郡守之屍於積骸中得衣帶間所書姓名以辨其眞其死賊之志平日所定也列邑生還將士往來相言曰某郡郡守之死賊也發矢必中中必疊貫其所獨殺幾百餘級且其所殺賊將最其魁傑乃賊所稱全羅監司者也賊爲文祭之痛哭而歸凶賊之竟不得侵突於全州皆鄭某之力也蓋於事定之日聚力立廟以保豐沛存保之功云爾旣葬境上朔望供祭歲時哭奠郡人之慕義止於此而已

凶賊退矣慰忠烈於死者勸將士於將來在 國家
寧可少忽伏乞閤下轉 啓于 朝俾無泯滅焉生
等不勝冤鬱之至

忠清道各邑儒生通文

我朝龍蛇之變立殣效節前後相望然當世公議以
熊峙之役爲最而貴邑故郡守鄭公卽其尤著也若
其提孤軍倡大義挺一抗百亾身殉國者雖古之張
許殆無過焉凡我兩湖之人孰不欽誦而況僉君子
旣居公會莅之鄉知之詳慕之深矣第恨當時不與
趙公邊公並配於錦郡之從容祠者實爲後世之欠
歎也適聞貴邑今爲故兵使安公以鄭公同節之人

至有忠武公同心之勳亦故士人俳梅堂安公以鄭公同節之人至有建祠之舉云此亦公議之所不已者然二公既以忠節立祠於貴邑則以鄭公堂堂大節獨不享於其祠乎雖以當時事言之熊峙之役鄭公實主之安公之忠遇鄭公而得著則二公之忠節固一體而貴邑之尊慕鄭公當不在安公之後矣乃今崇報之舉何必獨及於彼而不及於此乎鄙等亦以多士之詢謀以鄭公主享以二公配俎之意茲以齊聲惟我諸君子其在公議辱采焉

請諡事畧

乙巳上言　正廟九年乙巳自上下別諭于八路凡德行勳烈節義

湮晦不章者悉令搜訪陳達公之七世孫得
里上言于法駕之前仍請 贈謚 上命
該曹議啓 該曹防 啓上下批令道臣詳
査於是原春監司徐呂修以三陟府使俞彦
鎬爲査官與平海郡守張齊斗同査兩査官
參同査報具封進本孫家忠烈錄監司依所
報摭實馳 啓 成命閣月不下九月又上
言乞與當時效節人等均蒙正卿追贈之
恩該曹又防
啓不果行

右謹 啓臣矣身竊伏念 朝家之爵謚褒贈不但
酬其勞勳而實所以樹風聲厲後來之意也子孫顯
陳先烈不但悲其泯滅而亦欲以揚 聖朝扶世教
之義也人臣之嵬勳偉烈雖磊磊卓卓而世代許久
闡揚無人則不有子孫之陳曝何由 睿鑑之俯燭
是白乎所臣矣身七代祖 贈兵曹參判臣鄭湛當

宣廟朝壬辰島夷之變立殣能時保障湖南議者
以張許睢陽之績擬之　宣廟朝　命贈亞卿錄用
子孫又　命旌閭　聖恩罔極何敢復有希望是白
乎矣第伏念臣矣身祖臣湛以下土孤蹤死事邊外
不幸當時多亂之日事莫有撫實敷揚者及後錄勳
之際又莫有爲之言者盟府勳績竟漏不載臣矣身
六代祖參奉臣承緒疏陳其寃承許查覈而爲奸輩
之所沮　宣廟朝旌門　恩命秊未行會逮至　肅
廟申命棹楔　恩非不渥也榮非不極也而若其爵
秩列剖符之勳名不登太常之狀大小輿情猶不能
無憾於天地之大者誠以湛之勳烈如彼其卓卓況

其隱卒之　恩階躋嘉善位列亞卿則既非鄉貢父以死得誅之比而實合張子厚已貴宜謚之論矣只緣子孫無誠不能仰籲闡揚尚未蒙顯號之褒者實不勝抑鬱之情茲敢裹足千里冒萬死哀籲於　法駕之前爲白齊臣矣身祖湛死事顛末昭載　宣廟寶鑑而全羅一道由此得全府庫士馬得爲　國家之用終作中興基本則其有功於　宗社果何如也賊雖異類冥頑而猶知嘉其烈慕其義聚其陣亾之屍而題其上曰弔朝鮮國忠肝義膽其忠壯義烈爲異類所欽服亦何如也又按當時故老記事有曰壬辰三大功熊峙之役當爲第一上功班班實蹟播在

萬人口碑則其爲一世欽慕者不亦赫赫矣乎方賊之陷萊釜署列城鼓行而西也智者不及爲謀勇者不敢出氣而惟臣祖臣湛率一郡疲孱之卒抗豕突方張之賊摧凶鋒殪渠魁屹然爲全湖之保障終能爲中興之基本則雖矢盡效死功業不終而其炳炳之忠烈烈之義磊磊之節可以貫日月凌秋霜矣議者以爲無讓於睢陽之張許者誠確論而非阿好也惟其忠勳義烈起人敬慕秉彝所同莫不感聳而悲哀也雖當干戈搶攘道路梗塞而金堤郡民趙斯立等懷疏間道晝伏夜行穿賊藪而赴 行朝由海路而陳死事或請褒功奬節或乞立廟賜額播載於前

後箋疏昭揭於　宣廟寶鑑　宣祖大王已有亞卿之贈　肅宗大王又申棹楔之命是白乎矣至於節惠易名之典尚未有　恩命者蓋以褒贈顯號固自有次第也夫行職正卿而賜諡者　國典之常例也贈職正卿而賜諡者　朝家之特恩也特恩之典必其有非常之績出衆之勳而次次升秩然後顯號之可以許賜也臣不敢知　先朝亞卿之贈豈非欲以次而施行於後乎草莽賤臣固不諳朝章然試以臣矣身所居道中故事所以承　恩命者言之則文忠公臣金誠一節與臣矣身先祖湛同時效節竭忠於島夷之變者也誠一初被亞卿之贈後蒙　肅廟特

恩量加資給賁以節恵之榮推恩泉壤之中則以亞
卿量資 宣諭亦 先朝已行故事也繼述 先志
特舉 恩典奬勵忠節以爲來世人臣之勸者豈不
有光於聖孝乎恭惟我 聖上臨御以來凡所以奬
厲世教扶樹風節者靡不用極其德行功業節義之
或湮晦未章幽滯莫伸者莫不許令陳籲百年未遑
一併 褒贈需澤旁流幽隱畢達大小抃聳神人咸
戴而臣矣身先祖臣湛獨未沾同天雨露尚闕易名
之典者以其忠勲義烈無人陳達於 殿陛之下而
然耳臣矣身若以疎賤自沮不一陳暴使 聖朝褒
忠旌別之盛意有所遺照或闕於徧及臣矣身不但

得罪於私門亦將有負於 聖化是白乎等以敢此
畧擧實蹟疾聲呼籲伏乞 天地父母俯察臣矣身
至懇令該曹考例稟報使臣矣身先祖臣鄭湛被
賜謚之澤使得蒙 天恩爲白良結望良白去乎詮
次 善教向教是事良白內卧乎事是亦在謹 啓

禮曹防 啓後 批答

禮堂雖有防 啓下本道詳查無妨一體下諭

原春營關

鄭得里上言及判付帖連下送係是以子孫千 恩
則陳辭之際或不無過失之端委之本道使之詳查
則其所查實不容小忽以查官三陟府使差定卽爲

馳報平海郡與該郡守眼同詳查當初立功死節委
折及　宣廟朝贈職　肅廟朝旌門事蹟逐條泝考
擧實報來　宣諭當否亦爲出意見論列以爲及時
啓聞之地

查官報狀

三陟府使爲查報事云云府使來到平海郡與該郡
守訪問鄭公事蹟則公生於平海移居於寧海時値
壬辰之亂　朝廷初授清州牧使以金堤乃湖南咽
喉移拜金堤郡守公單騎疾馳以死爲誓累立奇功
而終至於立殣　宣廟朝贈以亞卿之職仍　命旋
閭俱有所參訂可據是乎所事在　宣廟寶鑑又見

其 贈職官教則萬曆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陣亡
追贈事承 傳又考邑誌則曰公壬辰以金堤郡守
盡忠討賊力盡死賊賊立標亂屍中曰吊朝鮮國忠
肝義膽金堤士人數百上達于 行朝贈兵曹參判
仍 命旌閭鄉人俎豆旌門事 宣廟寶鑑有旌門
之命而今於上言中 肅廟朝旌閭取考渠家忠烈
錄所記則 宣廟朝有旌門之 命而時值多艱未
及行會至 肅廟庚午因筵臣奏對申命旌門明白
的實當時立殣效節非特鄭公而若其忠節卓異視
死如歸則尠有其比而在 朝家崇奬節義之道雖
施易名之典不是汰也是乎矣不可以查官愚見率

爾論斷惟願溌息　啓聞焉若其死節之終始褒奬
之顚末具在於渠之册子經覽次玆以封上云云
原春監司狀　啓
贈參判鄭湛當壬辰之亂以金堤郡守立功死節不
啻明白　贈職旌閭俱在　宣廟寶鑑而其矣上言
中棹楔之　命在於　肅廟朝云者取考其矣家所
藏忠烈錄則旌門之　命在於　宣廟朝而時値鄭
虞未及施行至　肅廟庚午申命棹楔亦的實是乎
旀湛之死節在壬辰七月初八日以衣帶間所書姓
名尋屍於亂屍中賊標之以忠肝義膽金堤士人數
百上達于　行朝故相臣柳成龍　啓請褒錄以勸

忠義 上特命贈官旌門錄用其子孫邑人敬之至今俎豆于鄉社則立殣效忠尠有其比是白乎矣至於易名係是 國家重典有不可率爾論斷茲以查官所報及其矣丹子中所錄舉實馳 啓令該曹稟旨云云

同年九月上言

云云噫方賊之列陣熊峙也精銳數萬湛一舉而殪其凶魁故賊終不敢窺全湖而一道賴此得全幸能爲中興之基本則其炳炳之忠烈烈之義謂無讓於睢陽之張許者誠非過論也是以秉彝所同莫不感憤當干戈搶攘之際金堤郡民趙斯立等間道懷疏

晝伏夜行穿賊藪而赴 行朝由海路而陳死事請
褒功奬節或乞立廟 賜額 宣廟寶鑑中亦載其
前後事蹟伏想已爲 睿鑑之俯燭矣嗚虖 朝家
褒崇節義之典至矣盡矣 宣廟既有亞卿之贈
肅廟又有棹楔之褒洪恩汪濊於朽骨霑澤旁流於
子孫臣矣身以區區血懇亦何敢復有希覬之望而
恭惟我 主上殿下自臨御以來凡所以奬勵世教
扶樹風節者靡不用極如嶺南倡義臣鄭世雅朴毅
長等與矣祖臣湛忠烈實無異同而皆爵 贈正卿
褒以顯謚而矣祖臣湛熊峙之功實有大於二臣者
且其死綏殉節之忠即二臣之所未有也而獨未沾

同天雨露之澤尚闕崇秩之顯褒則實以臣矣身以疎賤自沮嚴畏自縮不一陳曝於 殿陛之前而使
聖鑑有所遺照是白乎等以敢此畧擧實蹟疾聲呼籲伏乞 天地父母俯察矣臣至懇血誠 令該曹援證近例使臣矣身先祖臣鄭湛幷爲一體 追贈正卿特蒙 天恩千萬懇祈之至云云

上批下該曹 該曹防啓 又

戊寅上言 純廟丙子朝議追奬節義人或追贈或贈諡後孫處默象洛就默等因三道儒生公議自金堤上京三道名帖四五百人上言于 法駕之前見沮於喉司

臣矣身等竊伏以世之所以韙巡遠睢陽之蹟者非亶以其死事之難也蓋以其攖孤城抗勁敵身雖陷

敗而卒能保障江淮資其租賦兵甲以基唐室之中
興故忠固匹美於顏段而功實前茅於李郭矣臣矣
身等請以我國之巡遠爲　殿下言之爲白齊故金
堤郡守　贈兵曹參判臣鄭湛是已而獨恨其身後
褒嘉之典其視之功之忠尚有豐嗇之殊未若前世
所謂雙廟之爲者是白乎等以臣矣身等茲敢索言
之噫壬辰島夷之難慘於天寶安史之禍方其列郡
瓦解　大駕西狩之日封疆閫臬之臣鳥駭獸竄無
敢以一矢遺賊者而惟鄭湛提孤軍把扼路塵其全
陣殺其巨魁卒之矢盡立殣而湖南一路賴以全矣
於是乎飛輓達於平壤舳艫及於閒山以底重恢之

蹟者緊是役是籍則可謂功齊李舜臣權慄而忠衎高敬命金千鎰矣當時議者尚擬於巡遠者豈其然乎謹按 宣廟寶鑑若曰賊自錦山踰熊峙欲入全州之境金堤郡守鄭湛自初力戰射殺紅旗下白馬大將賊披靡而却旣而羅州軍退湛孤軍被圍將佐勸湛退陣湛曰寧殺一賊而死不忍奉身而走使賊長驅也堅立不動發矢必中俄而賊兵四圍湛力屈死之湛自聞 君上播越常涕泣奮慨誓以必死報國發兵之日殺牲祭社告誓而行郡人感其忠義赴聞于 行朝贈官旌門賊聚熊峙戰亡之屍埋作數大塚書其上曰吊朝鮮國忠肝義膽 寶鑑所載此

其大畧而李文忠恒福記畧亟言熊峙戰功勝於幸
州之捷其詳則散出於全州邑誌懲毖錄及進士趙
斯立之疏問弊使金鑽之　啓是白遣又其抵書於
家人矣以必死刻名盔甲俾尋遺骸泣　君父之播
遷而臨食不甘責褊裨之逗撓而鼓音不衰至今凜
然如見其勃鬱之辭氣而若其他癸未尼胡之變著
績於北門慶源受拜之日遺澤於種稻政府薦剡之
章勳府論列之　啓古阜儒生疏請祠祀原春道臣
査議節惠若此類指不勝僂而至今塗人耳目是白
乎矣只以歲月寖遠無人提發子孫孱微無路闡揚
當日　恩典雖已表閭增秩贈妻蔭子而夷考其實

猶不可謂賞當其功是白如乎歷選我 朝數百年來其以忠義 貤褒八座議謚太常者何限而求如鄭湛之卓絶磊落者能有幾人哉夫以巡遠二子之忠節不甚表著於當時及得韓文公作叙而揄揚之然後始乃日星於宇宙而增其光焉今我 聖朝寶鑑神謨寶章輝映今古與二典三謨同其悠久而鄭湛死死時事蹟大書特書詳錄而備載焉嗚呼韓子只是一文人而其言尚能增重人於千古安有精忠大節昭載於 聖祖謨訓之中而卒埋沒不章哉臣矣身竊伏見故毅壯公臣韓楯殉亂於錦山之役而
孝廟朝贈兵曹參判 顯廟朝旌其門 英廟朝

因大臣 筵奏以楯與海南縣監邊應井官位義烈
無異同依應井例加贈贈諡是白乎則應井乃鄭湛
殉節時同死之人湛之功烈赫赫在應井之右而今
其褒尚反在應井之後玆豈非士林之齎鬱而 朝
家之欠典也哉臣矣身等敢以彝性所同皆有願忠
之心忽見褒忠之舉而益鄭湛生於關東之平海居
於嶺南之寧海死於湖南之全州俱有尸祝之享而
習聞毅烈之躅故三道齊議千里褁足冒萬死呼籲
於 輦路清蹕之前是白去乎伏乞 天地父母起
曠感於臨難殉身之績彰 睿念於樹風勵節之方
特 命有司加施故參判臣鄭湛 增秩易名之事

伏蒙 天恩爲白良結望良白去乎診次 善啓向

敎是事望良白內臥乎事是亦在謹 啓

公之大節騰口碑載 國乘炳炳如日星焉用錄爲然張許睢陽之死非昌黎後叙無得以考信此忠烈錄之所以編也錄卽存齋先生所編而眠雲翁又有續編詳且備矣第以新舊錄之分篇而類例叢互多寡不相適不成冊様後來諸文字當附書者亦多公之後孫諸公命星復彙分第次合爲一冊自顧無似更定先輩手本極知僭妄而異日者公或籍是錄而益加闡揚則所錄非特止於此而已玆敢畧識卷末以俟後之人隨得隨錄不住

修整云黑羊清明節漢陽趙星復謹識

順治儒狀畧

本府故副護軍朴彦龍學生朴士龍朴世龍參奉朴李龍卽嘉靖萬曆間人而世所稱之四孝子是也及遭外艱乃壬辰倭亂之初也廬墓三年宛如平常聞鄭參判殉節於熊峙遣次子希閔護喪歸葬參判卽四孝之姊夫也其忠孝義理若無素講於家則父子兄弟姊妹祖孫何若是同心腸於死生遠近奄卒之間耶云

[illegible]

[illegible]

忠烈錄卷之一

忠烈錄卷之一

明皐書院新建時奉安文

龍蛇靖亂史乘垂後葦捷爲最熊戰居右元帥讓功
弼雲有記精忠壯蹟豈無所自益公氣節豪逸赳赳
詞場投筆將門交口名冠 廟剡藝驚華試時際島
夷乘我無備寇滚南土 駕狩西方符分劇地公乃
封壃堤爲藩全全失無湖惟鋒固壘誓衆忘軀于以
設柵有熊之峙尺步無退一軍效死神弧疊貫賊屍
山積紅旗金盔應弦就蹶飛丸頓挫曛日忽斜矢盡
力竭巡遠奈何江淮保障元勳則是湖人口碑厓翁
筵對千秋雲樹三路廟祠貞忠義烈其永有辭亞

卿追秩嵩云崇褒丹陽百年鄉社弊凋儒林憂歎云
仍感溺窈寃明臯竇舍之里壃域雖分枌楡相接於
焉移卜新廟有侐陞之以院公議允叶載消吉辰誕
舉禋禮瑲瑲衿佩苾苾牲醴英靈如水報祀無斁洋
洋啓佑永樹風烈

嘉善大夫前行漢城府右尹兼五衛都摠府副
摠管豐山柳台佐撰

題忠烈錄後

夫爲人臣而適値寇難殺身報主是人皆可辦之事
也爲寇所逼不死於當死之地則吾未知果何如人
也然而巡遠以前無巡遠巡遠以後無巡遠抑又何

哉我 朝壬辰金堤郡守鄭公死於熊峙之戰此非倉卒遇賊慷慨赴死者比也其衣帶盔甲之書刻名姓與武穆之涅背同一精忠而以其所刻之名欲其旣死而識其屍則其疾風勁草之節卽公之素所蓄積也矣盡無援視死如歸而賊氣之摧折實在於此戰卒保湖南爲國家根本則鄭公之死不獨節義之卓爾功亦足以暴於後世與向所謂爲寇所逼倉卒赴死者不可以同日語也悲夫公武人也若無熊峙之戰死則卽不過沒沒無稱之一郡守也適當島夷之猖獗能辨樹立之凜烈 朝廷旌褒而贈秩鄉人欽仰而立祠忠烈一部之書垂示不朽使後之人感

慨激切如讀張中丞傳在公固無與焉而亦足爲千萬世爲人臣忠義之勸嗚呼不亦偉哉公之後孫英陽人也余適宰英得見其所謂忠烈錄盥手而讀之不覺擊節而感歎謹識于卷末而歸之

甲申暮春縣監延城李能秀謹跋

## 忠烈祠上樑文

貞忠貫日星起曠感於隔世精靈若地水薦明禋於新祠冠襟協心輪煥生色伏惟　贈參判鄭公古家華胄間世英才童時讀史悻問東周之無臣已見忠義出性妙年能詩誤黜南省之巍選遂從武藝拔身會同館百步穿楊幾動華人之歎賞鍾城鎮一劒殲

粟丞蒙主將之推封際島夷搶攘之辰受湖邑衝要
之寄激忠憤於爲國有死無生肅號令於登壇以募
感衆行朝不獻饑奚暇亂中誇功衣甲特書名要爲
戰後收骨奈何矢盡而力竭遂致名立而身殉無降
將於我軍暨幕裨而並命感義烈於凶醜立京觀而
表忠漢宗臣之未捷先亡縱霑英雄之淚張中丞之
至死堅守猶爲保障之功惟其勳節之並全所以褒
獎之備至雨露及於泉壤寵以騎省亞卿雲漢昭於
寶章洛汝熊峙懿蹟闕太常一惠之典勢乏攀援據
少戴五祀之文禮合腏享桐鄉起羹墻之慕千秋苾
芬箕城設畏壘之尊百年桑梓最是禮州鄉社近彼

仁良寓庄朴亞使之一體企禋蓋取同邑而同節李
存翁之八條遺事足令愈久而愈彰滄海東流往事
白於雲水騰岳西峙壯氣作於山河緣後孫追慕之
誠有傍邑移奉之議三間吉地新卜月山別區數畝
儒宮已開明阜書塾曾爲仍昆之世守氣類相從近
又宗嫡之搬居廟宇攸托旣神理人情之允愜故士
林公議之攸同藏修得其所哉全林壑之羨魂氣無
不之也詎壇域之殊葦木石而兢趍州民慕義孰壽
引而分使匠氏輸功樹百代之風聲山川增氣揭二
字之忠烈日月齊光聊唱六偉之詞敢助雙虹之役
抛樑東帽山朝日耀靈宮丹心也從紅輪轉明揭綱

常八域中抛樑南鬱鬱霖山碧似藍培養箇中千丈木需時楨榦摠稷楠抛樑西迢迢京國五雲迷風塵一掃龍鸞路民物千年壽域躋抛樑北月岳峨峨撐紫極長使英魂衛本朝與山終古鎭南國抛樑上夜看星月臨高曠光明心界與之同無愧男兒俯與仰抛樑下大山盡處因成野昇平烟月老田廬擊壤歌聲耕鑿者伏願上樑之後神宮有血祀事孔明想靈氣之洋洋學有瞻依之地仰英風之烈烈幾多興起之人倫綱從此可扶儒化自今益振

己丑七月上浣生員趙弘復謹撰

講堂重修記

英陽縣北釜谷里舊有書塾爲明皐故壬亂死事臣
贈參判鄭公雲仍之所置也公寧人也而往來棲
息於其地子孫家焉歲之戊子縣之人士移鄭公之
祠于寧者而廟于是陞之爲院粵十七年甲辰新其
堂易其扁改其稱命余揭號余惟鄭公之忠貞大節
有辨別熊魚竪立人紀之功有蔽遮江淮沮遏彊寇
之力廟食百世宜矣寧人之祠公也在官府鄉射之
傍如潮之祠韓公誠至而禮或不虔此縣人之移其
祠改其堂者而公之舍生取義乃其所以尊之也請
名之曰取義堂且諗于衆曰夫尊賢立祠在盡誠謁
祀而已似若無事乎宏其尾稱棟宇者然祠之斯菓

之矣慕之斯崇之矣夫以春猿秋鶴之迎送神也朝
墻暮羹之若或見也苟不大其居尊其貌以稱其情
文者何以盡薰蒿而冀聆聲也哉又况祠賢所以尚
德也尚德所以勸效也是將使士之處是院者序齒
以養老崇教以讓贊儀則乎孝悌忠信之行優游乎
敬業樂羣之場凡其升降揖遜洗酌奠斝又烏可無
肆筵設席以大庇而容覆之哉是其堂之設爲不可
以已也抑庠序學校其來尚矣前有法令之拘後有
誘奪之害此書院之設所以優於彼者也其或爭超
而有徵逐之撓羣處而忘依攝之儀者與其拘於令
而害於誘者奚擇哉是堂也境僻而勢阻事簡而跡

稀苟有志於希賢者誦習歌詠之暇惟對山臨水而已有不全精暢神而嘐嘐焉尚志者乎公懷奇負氣縱不屑屑於呻呫之間而自其幼少已慨然非俗下士竟能成志節卓卓焉貫日月而薄秋霜則其素養可知已此士之所宜自厲者而其所從事則又不過耽飫經傳辨義理明人理無負公之忠而已諸君盍亦反求而實體之哉是爲記

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知製敎完山柳致明謹記

明教堂重修上樑文

鄕黨瀏爾齊遵言立象是德而稱是情雲仍寓慕恭羨增大

其居而尊其貌增其舊制煥乎斯謀惟公牖彼大斗
之躍梁辨此熊魚之辨別援絶矢盡嗟無奈於張中
丞空拳盃刻衣書同專美於岳武穆涅背遺恭氣節
素有貫日月而薄嚴霜卓乎精忠允宜享春秋而薦
來世惟此明皐一壑則是絶境乎懋寧人有立祠之
憐禮則備矣今孫卜妥靈之處地非偶然移奉書塾
堂廡多不遑之歎肇舉精禋芬苾盡承慕恭之意適來
風雨之摽撓居然棟宇之傾頹輪煥更新豈徒取於
侈麗制度稍廣要有容於折旋神所慳鬼所秘地亦
有靈騰其桷丹其楹廟可觀德衆工若有助也多士
咸曰樂哉軒牖暢明時習升降揖遜進退之節總闓

靜閒日講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絃誦洋洋儀則孚孝悌忠信章甫濟濟優游乎蹈舞詠歌載舉修梁鼓陳短頌兒郎偉拋樑東蔥蘢海日照心紅千秋不死貞忠節想得當時凜凜風兒郎偉拋樑南熊山愁色若晴嵐可憐志士湖州淚一洒秋風恨不堪兒郎偉拋樑西自抱嶺高望美分朱海郡今無駭浪斷雲一抹遠山低兒郎偉拋樑北忠魂夜夜依 宸極風聲承樹人咨嗟廟貌巋然新有仙兒郎偉拋樑上明教堂顏長景仰風馬雲車時往來英魂如水心悽愴兒郎偉拋樑下分明遺恨清溪瀉青襟勝日蹌蹌趨洗酌肆筵而賓筆伏願上樑之後庠黌養老崇教讓賢堂

旣成而依亭禮雖有限庶不朽而因葺誠則無窮
　壬子菊秋下浣縣監豐山洪羲升謹題
　旌閭重修上樑文　　　正字南基萬
棹楔一壞慨無地於式閭輪奐重新喜有數於起廢
人士交慶鄉里增光竊惟寧海府仁良迺有金提公
義烈　祖宗培養之化薰蒸而濊液篤生公侯干城
山川鍾毓之精磅礴而扶輿挺出宇宙棟樑蕩尼胡
於禘禩之日功名已著於北門攝使价於末僚之時
聲聞夙播於中夏當島醜猖獗之際任湖路控扼之
衝痛鑾輿於鴨江忠憤內激提貔旅於熊嶺義色
外形而斬級殪酋雖狡奴亦自破膽能以小敵衆在

名將堪可讓頭吁嗟力竭而勢窮終然身殉而義取
從官效死而併命一何多男於睢陽賊人感義而瘞
死豈但歸元之先軫丁寧精忠錄 睿賜果驗知臣
莫如甲冑姓名字手鐫可見殺身乃已既死得死所
之赫赫故之功之烈之巍巍江淮之保障已隨縱未
遂剪滅之志豐沛之山河猶奠實能爲興復之基
朝家褒忠寵秩榮於卿宰州人慕義享禮隆於春秋
第惟里閭之表旌終見風雨之顚覆於何山仰而墻
慕地三遷而無徵其奈力詘而事羸年四紀而未舉
門無表於王蠋豈忠義勸厲之方閭不旌於商容非
聖上褒美之意父老以之歎惜行路爲之咨嗟伊

擎天柱地之偉烈晦昧而無傳不但子孫之餘慽抑誕賢毓英之遺墟埋沒而終古實是鄕井之攸羞澤五世而未斬廟可觀德風百代而尚起地惟播芬肆人謀龜謀之旣從迺經之營之之不日相厥土於通衢大道蓋取觀瞻宏其制於高棟華榱宜重體勢多士罄殫於監董實出景仰之深誠衆工樂趨於事功亦見秉彝之良性歷幾年而未暇奄一朝之底成三尺豐碑大書萬古忠烈一間華閣高揭千秋綱常鄕隣與有榮焉若山水之崇濬發興豈無關矣古風化之盛衰載擧虹梁敢陳興頌頌曰兒郞偉抛樑東赤日葱瓏出海中也識貞忠心不死綱常萬古皦然同

兒郎偉抛樑南志士南州淚不堪留與千秋雲水白翩翩朱鳥影相參兒郎偉抛樑西西方瞻望美人兮孤臣一掬天涯淚灑向龍灣靈雨淒兒郎偉抛樑北靑山叩北愁雲黑英魂肯向此中藏應作星辰拱北極兒郎偉抛樑上魂兮天遣巫陽唱雲車風馬帝之傍快戮鯨鯢息駭浪兒郎偉抛樑下臨睨舊鄉鄉有祠報祀千秋與萬秋爲臣可戒不忠者伏願上樑之後人尚節義士篤忠貞雲仍趾美前休不忝乃祖之裔鄉黨矜式遺烈無爲斯閣之著

家狀 繇奉公請家狀於外兄黃公汝一而黃公未克成編尋下世子承旨公以述先之志

撰公家狀此家狀當在行狀之下而鋟梓時未及搜得以附于下

公諱湛字彦潔其先野城人也世爲三韓鼎族居縣之南境人指爲鄭村十代祖諱松爲麗季侍中封功臣侍中生乙贇通訓大夫行平安道都事都事生臣秀 贈通政大夫吏曹參議參議生台瑞及台璡台瑞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台瑞以上盖因其孫自英以資憲大夫吏曹判書追恩也自英博洽經史爲世師儒出入經幄殆四十年歷官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謚文敬公台璡以保勝郎將娶籍海州吳仁簡女生從仕郎司膳得和始移居平海得和娶籍英陽南有珪女生自咸通訓大夫成均館司成司成娶籍竹溪安永輔女生參奉伸參奉娶籍英陽南氏仲齒

女生成均進士士僑是公王大父杜門邱園隱德不
仕進士娶籍英陽金氏啓昕女生內禁衛効力副尉
昌國是公王考也膂力超絕氣宇宏寬副尉娶籍全
義李氏全城君諡襄簡公恕長曾孫忠義衛舜應女
生二子公其季也人以謂鄭氏自參奉積而不食其
後必顯嘉靖戊申公生幼英銳頴發有出人奇氣人
始信必顯者在於公不幸五歲失慈十歲喪怙鞠於
姊氏姊夫判決事黃應澄愛其不凡亦慮其孤露無
閑驅之書以教之輒不樂不成蓋天性不羈好弄弧
矢不屑屑繩墨間常自言丈夫當以弓馬馳騁雄飛
安能局束辛苦於文字爲白首老書生乎氣像蓋如

此十八業武二十四率禁軍戍濟州將還舟遇颶風
出大洋莫知所向其家人服素已有月知公者皆曰
鄭某非虛死魚腹中人也天道不昧必保無恙公舟
幾覆三晝夜風果順歸爲慶尚左兵使洪致武褊裨
平陽君金舜皐近代名將也一見公奇之曰異日爾
必爲名武爾宜勉厲公遂留意兵書孫吳將鑑無不
畧究而尤喜讀黃石公謂功業可樹立北兵使李濟
臣於公爲外族崛抗少許可將辭朝一時有武名者
十擇一二而亦不滿其意獨以公爲才且勇有智慮
別啓帶行子弟視出入卧內參機密濟臣罷金禹瑞
申砬相繼爲兵使皆重公不以例待之賊胡尼湯介

構亂陷慶源圍鍾城勢甚猖獗砬揀其將士中堪爲
突擊將者舉無如公委而專任之公每遇賊當先追
殺多有功名震北部中癸未冬謁 聖試武科申砬
復引置牙將巡撫使金睟入其道欲得一武士公勤
謹愼者以自衛砬以公副之睟遇以心腹每事必詢
未幾立爲龍驤衛部將政例部將準三十朔當遷朝
廷以公久於北備諳邊情不一年超拜會寧判官有
細人姓梁者曾在北營貪猾無行公白于砬而黜罷
之至是譖言官論遞以陰中之適砬還朝知公被冤
又右相鄭彥信當尼胡之亂爲北道都巡察使親見
公宣力積勞及爲人大可用同辭 上前曰會寧判

官十分擇遣無出鄭湛而臺官誤論誠爲可惜翌日還除部將自 上又命選才堪將帥者備邊司只舉孫仁甲等六人而以公爲首薦自此公雖居下僚而朝廷擬爲緩急可仗鄭彥信常評武才於備局曰吾平生愛武士且任事北路所相識者以數百其新進之武謹實忠勤夷險一致者無踰鄭某云故李純仁裴三益先後朝 天擇萬里死生可擬者爭物色公而李竟得之以先啓也到會同館兵部主事譚曰聞爾國善射可得觀乎使臣卽令公與羽林金鈴立小防牌百步外作耦命中立五發五矢響若霹靂如破主事嘖嘖歎稱曰爾國果善射然如此人者想亦無

多多賫財貨公辭而却之及歸卽除慶源判官慶源
屢經酷手戶耗畜竭號噓毒癘公濟以寬柔且極淸
簡吏民大悅極北之地穡常大無邑有屯田雖種不
穫公躬率吏人力耕時種連歲大登補用不乏素所
収合於民戶者皆減之民尤悅府使李之詩緣民互
商藩胡事將重發觀察使方爲嚴覈公善周旋白之
之詩感公常欲死生瓜滿邑人奔走請留於兵使且
閉城門不使出至有哭者公慰喩不得潛路脫歸歷
都摠府都事經歷庚寅春賊倭平秀吉假途搆逆
朝廷憂東南朝夕擬公劇緊至壬辰四月秀吉果傾
國來寇時久恬憘變生蒼卒列鎭恇怯次第奔潰

朝廷初擬公清州牧使以公有名望且前有不次擢
用 上命也旣賊鋒漸逼廟堂以金堤在全湖咽扼
可蔽全城豊沛之遂拜公爲郡守公聞命慨然曰
國已危急奚以家爲卽單騎疾馳兼程之任未洽旬
本道巡察使李洸與防禦使郭嶸起兵八千入援京
城公爲嶸中軍將到龍仁遇賊洸嶸皆先遁公以無
主將獨不能進西向痛哭全軍殿還自洸退後擧湖
人心視洸弁土莫爲之用所在軍官半爲義兵獨公
盡職殫誠手下所率一無携意或有酒飯輒與下分
軍僉恩之賊一枝屠湖西掠錦山將蹂湖南洸伏全
州只以公爲葦而兵且完精專令遮截熊峙嶺嶺是

踰全直路而爲賊衝要公罔晝夜樹栅設墩與梨峴把將相猗角益峴與峙相連而峴實爲峙別將潛諭于公曰　大駕播遷賊已據京今日局勢無復可爲况人懷渙散未敵先竄一朝賊迫隻手奈何公知別將意不定心竊狗彘之答曰是何言歟臣子但當盡臣子職分况　主上去豳宗社蒙塵此政臣死之時雖力盡勢去我則以此嶺爲死所仍嗚咽涕泣別將默然退公激誓將士忠憤形色一軍皆感憤願守死助防將李夆以洸之令爲公援每見公爲國痛賊嘘唏慷慨濺服之曰我輩之怯於賊以主將非人也今公血誠如此賊不患不擊吾雖劣亦願與公同死力

自是凡號令指揮一聽於公公相其防禦要欵分定將士各守其所最擇其極緊處身自當之顧謂左右曰吾輩報國此其時也死則此死切不可退一步陣纔成賊突至彌漫大野先鋒直衝公催飯軍立陣前勇氣百倍衆人恃而無恐俟賊薄寨一齊奮發矢雨石雹賊不能立脚披靡奔崩盡抽死力督戰愈急一賊先登二賊擁後先者斃後者代百道蟻附公亦抖擻益厲應變無窮而發無不中或一箭連貫數倭自曉至申賊死山積一日之内伍合皆退最後有銀盔甲者乘白馬揮大劒揚威直蹙公持滿當胸應弦而倒此是賊大將也旣殪之羣賊奪氣大縮將撤後陣

已擾是時義將金齊閔把在一角大呼曰無箭負箭來益以賊爲不解語音且臨急不知不覺聞呼之而殊不知賊中已有我國人被虜投入者知我矢盡復回兵作勢別將又遽先棄軍公大喝曰爾別將汝何忍君父背國恩乎且汝雖走當輸我汝箭別將不顧而走賊遂自梨峴奪柵而入左右蝟集公痛曰別將若留我箭破此賊不難而旣此空拳恨不斬別將萬段猶奮挺冒刃擊殺數賊而死之助防將李華及金堤出身姜運朴亨吉等皆爲公盡力同日死是感於公之忠義也公死之後賊屯嶺底不敢窺全城援陣皆道益其精銳盡折於公而不能爲軍湖之完公之

力也當時有生還軍人皆曰主將臨賊賊不能前以矢無虛發也當其先鋒悉銃而進者一瞬麻仆我軍無不踴躍增氣況據高結柵賊之短兵固無奈我何雖火銃不能仰而放苟有失賊不足破之云初公在郡每對食輒下泪曰　主上西幸風露餐宿吾爲人臣安忍甘味至或撤案又於衣裳盔甲皆書刻姓名曰吾以身許國吾死無日倘有憐吾者認此而收之亦一幸也公之死政當七月金堤郡人果於亂屍中見裳有所書姓名知爲公擔而權厝舉邑爲文哭而祭之其文槩曰忠義根性無間文武平日讀書口稱君父畢竟臨亂忘君失節顧我郡守惟弓其業性之

所根獨能全之大賊長驅鋒銳無前列城土崩首鼠紛紛公能爲國糾率殘軍截彼熊嶺挺一抗百獨立一呼凶鋒屢却狂瀾巨浸隻手欲障天不佑忠無賴果瘡當其矢竭捲身可走甘心死義鐵石其守汨過賊勢終亦自遒苟非公禦湖南陷盡我免魚肉是誰之力雖死不死魂其我格云進士趙斯立等封章由海道達龍灣明公死節於行朝其畧曰自賊變以來閫帥陣將列邑守土之人其能爲國而敵愾守節而死義者有幾人哉郡守鄭湛當八路陸沉之際舉一國瓦解之時獨能提孤軍奮孤拳死守關扼血戰大賊終以肝腦塗地其節義凛烈爲如何哉廿四城河

北盡潰而顔杲卿獨奮不顧身殺熊鎮諸將盡竄而
神師中獨憤然鬪死今日之金堤實常山而熊峙實
熊嶺也且凡將士之遇賊相戰者或初無死志而有
進退維谷之勢無急遽可脫之路迫不得已而死者
猶謂之死事比比有之今此鄭湛則其衣裳鎧甲之
屬預爲之書刻姓名作爲死後得屍之表焉則其志
之已許必死玆可見矣此不爲眞死節者哉又曰當
是時軍無固志動輒潰散而鄭湛能以大義激其心
至誠感其意故匿者自出叛者還集脆弱亦奮孱殘
皆起上下相信誓死一棚誠使其矢不乏於半日之
間則數萬之賊立見其敗而旣無助箭之人雖有克

敵之弓抑何爲哉雖然賊亦大挫一夜撤捲不敢更
逞其謀使全湖一方得免巢窟果誰之功也宋之吳
玠結柵於饒風嶺大戰金虜虜不得窺川蜀而川蜀
得保雖勝敗不同而鄭湛全湖南之功實無讓於玠
也其後玠死詔立廟於關上賜額曰忠烈臣等亦以
爲鄭湛忠烈可廟於此嶺者也云金堤士子二十餘
人又聯名呈書於撿察使金瓚瓚亦擧而狀陳而
行朝多事未遑褒典及 上還都傳敎死節人等褒
贈領議政柳成龍 啓曰國家於昇平之後猝遇賊
變千里望風奔散恐後而其間忠義之士或力捍孤
城以身殉國或橫屍戰陣奮勇不回義烈表表在人

耳目者亦不爲無人而蒼卒之際率多淪沒不聞於
朝廷而褒賞不及無以慰忠魂於泉下樹風聲於將
來以臣等所聞言之則全羅道熊峙之戰金堤郡守
鄭湛終日力戰殺賊無算終以矢盡兵敗身死而全
州之保全者鄭湛力戰摧敵之功爲多請褒錄以勸
忠義何如云自 上特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
知義禁府事且命吏曹錄用其子孫鰲城府院君李
恒福記其婦翁都元帥權慄之言曰權聽君嘗言於
余曰世以我幸州之事爲功然全羅熊峙之戰爲最
幸州次之我終以幸州顯事有不可知者蓋熊峙之
戰在首事之初賊氣方銳我軍單弱且無健卒軍情

洶洶難以爲恃乃能出死力血戰以不能滿千之弱
卒當十倍之悍賊卒保湖南爲國家根本此其所以
難也而當是之時西路阻絶聲聞不通本道潰散人
多竄匿我雖有功無人褒奬朝廷無由得聞比如無
人暗夜自相擊殺故功不能顯也幸州之役兵過數
千而敵當 天兵歷臨我國勤王兵基布幾匝而我
之成功適先於諸陣此其功之所以易顯也云此說
溪得其要云權元帥所論如此而鰲城至記於其文
集以傳後可見公之力戰爲一時將相所推服而實
爲國家根本之功不徒爲死節者比監司崔晛有識
之儒也曾爲翰林時嘗曰鄭某熊峙之戰與睢陽張

巡無異蓋睢陽江淮之保障也史氏贊曰張巡以疲卒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天以完節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云金堤之熊峙乃踰全之喉項也鄭某以疲卒抗方張亦力盡乃死而賊不能踰全州使　聖朝得全全羅爲國家中興根本此實引利償害以百易萬者而天以完節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者亦鄭某之謂也以此論之鄭某之節之功豈有異於張巡乎吾考秉筆於國史亦將依唐史而表之云崔晛之於史錄與否雖未可知而其言則誠確論也余曾以秉春秋修　宣祖實錄見

史筆有曰贈鄭湛嘉善大夫兵曹參判注之曰倭寇
自湖西犯湖南鄭湛以金堤郡守遮戰於熊峙嶺守
死臣節故褒之也嗚呼此足以青萬古汗竹豈在多
言乎哉公氣局寬洪風度軒豁踈財脫落未嘗爲生
產計妻子恒窮乏而不以爲意撙言愼重未嘗爲喧
雜態朋僚或嘲謔而不以爲較友愛娣妹無有毫間
出於性非矯揉也憐恤貧窮必欲手援本於心非要
譽也娶咸陽朴氏舜壽女柔嘉有婦德宜配公朝廷
亦贈貞夫人生一子曰承緖爲典獄署參奉吏曹遵
上敎錄用也公兄澄純善無僞爲擧子業早死生
子承黃軍功主簿承緖娶參議朴世淳女無子以承

黃次子義虎爲嗣娶進士南慶薰女生子曰翻曰翹曰翊曰翺曰翮娶黃澗縣監吳克成子瀹之女生子方幼吾先人參議公公之甥也承緒以行狀嘗屬於先公故先公於家乘畧具其履歷大槩而未及爲編承緒更以屬先公者屬於余余不敢辭焉者就先志也

通政大夫前承政院左副承旨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黃中允謹狀

聞熊峙殉節感吟　縣監吳克成

一片丹心白日照孤城獨立辨熊魚忠肝義膽夷奴服威武隱然在表閭

右忠烈錄錄而名篇倣於存齋李先生而後凡
爲忠烈錄而記之者合僉爲忠烈錄棄之子孫
家巾衍久矣中間一再纂　闡之日既爲查實
官考閱又爲道臣所欽賞而　啓達焉則是錄
也豈宜爲子孫之所留爲寫本而私之哉夫自
事變以來殉節諸公其樹立與事實不能無尚
論者之權衡而亦多蒙貤贈爵謚之典顧此不
肖遺孫誠薄力孱竟未能回廟稟而格天心錄
中諸先輩欽仰讚歎率皆以功賞不稱爲鬱而
不揚之感然眇末透滯竊伏以爲先祖之貞忠
毅烈如斗牛間劍氣徹地而蟠橫天而亘雖千

百歲自然有磨滅不得者亦又何可以功賞之崇界顯晦我祖公也惟士林間公共之議自金堤之鄕聽賢祠以至平寧二郡之祠移建爲英邑之明皐書院者猶得以忠烈祠而祀之庶或爲百世崇奉之道卽以未宣額亦不免於擧國混撤之令氣數之不幸亦値一會於是大懼夫是錄之久而無傳也遂乃撥殘力而謀刋事剞劂于明皐之舊塾廣之于知友古家距能峙之七月八日四壬辰三十有八年也是歲巳巳八月下浣十代孫亨達謹識

忠烈錄卷之終

FOLD OUT FOLD OUT

FOLD OUT FOLD OUT

忠烈録 単